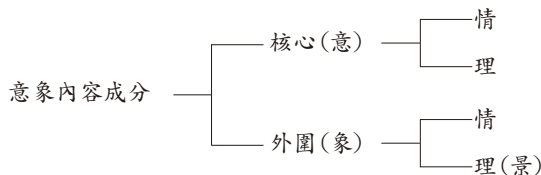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章 廟宇石雕的意象 類型(上)

一、「物材」類型簡介

「意象」的基本要素，是「象」與「意」，兩者相聯又相繫。陳滿銘〈意象與辭章〉曾就「意象」的範圍、內容及原則加以申論。其中，「象」包括屬於外圍成分、具體材料的「事象」與「物（景）象」；「意」則包括屬於核心成分、抽象義旨的「情」與「理」。也就是說，「意象」內容的主要成分，不外「情」、「理」、「事」、「物（景）」這四者。它們的關係可以下表來呈現：



由上可知，若就形成外圍結構的「個別意象」而言，不外乎「物材」與「事材」兩大類。

創作者喜歡賦予「物」以情感，與自己內在的情感結合在一起，以臻達情景交融的境界；故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提出「一切景語皆情語」的見解，說得一點兒也沒錯。又如皎然《詩式》也談：

取象曰比，取義曰興，義即象下之意。凡禽魚、草木、人物、名數，萬象之中，義類同者，盡入比興。

禽魚、草木、人物、名數等萬象，都是詩人興發、取譬、入詩入文的寫作題材。唐·孔穎達對此也持一致的論調：

詩文諸舉草、木、鳥、獸以見意者，皆興辭也。

舉草、木、鳥、獸等為「象」，可從中以見「意」；宋·鄭樵因而進一步指出草木鳥獸正是詩人「發興」的根本源頭：

鳥、獸、草、木，乃發興之本。

不僅如此，甚而天地、風雲、日星、河嶽、草木、禽獸、蟲魚、花石等種種「可喜可駭之狀」，都是可以「抒情」的物材。如方東樹〈答葉溥求論古文書〉就如此說：

天地、風雲、日星、河嶽、草木、禽獸、蟲魚、花石之高曠、夷險、清明、黜露、奇麗、詭譎，一切可喜可駭之狀，以為之情。

因此，就「物材」來說，陳滿銘《章法學新裁》指出凡存於天地宇宙之間的實物或東西，都可以成為創作的材料。以較大的物類而言，如天（空）、地、人、日、月、星、山（陸）、水（川、江、河）、雲、風、雨、雷、電、煙、嵐、花、草、竹、木（樹）、泉、石、鳥、獸、蟲、魚、室、亭、珠、玉、朝、

夕、晝、夜、酒、餽等都是。以個別的物件而言，如桃、杏、梅、柳、菊、蘭、蓮、茶、麥、梨、棗、鶴、雁、鶯、鷗、鷺、鵝、鷓鴣、杜鵑、蟬、蛙、鱸、蚊、蟻、馬、猿、笛、笙、琴、瑟、琵琶、船、旗、轎等都是。大抵而言，創作者在處理這些無奇不有、不可勝數的物材時，大都將個別物材予以組合而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結構，形成一種「有意味的形式」。

若再進一步闡述，陳佳君《辭章意象形成論》以為「物材」可再細分為「自然性」、「人工性」、「角色性人物」三大類。「自然性物類」又有植物、動物、氣候、時節、天文、地理等區別：常見的植物類物材有總稱性的各種穀、花、果、草、木等和特稱性的植物，如桃、梅、柳、菊、蘭、蓮等。動物類物材就大類別而言，如鳥、獸、蟲、魚之類；就小的個別材料而言如雁、鶯、鷗、蛙、蚊、蟻等。偏於天候氣象類的物材有雲、風、雨、雷、電、煙、嵐等。時節類物材包括與時間、節日、季節等相關的名詞，如月分、佳節、晨、晚、昏、晝等。天文類物材則有日、月、星、辰等。舉凡山、水、溪、澗、泉、石、徑、地名等，都屬於地理類物材。

「人工性物類」也可分為人體、器物、飲食、建築等：髮、鬢、髻、首、頸、項、膝等屬於人體類物材；因人力加工而製成的器皿、交通工具、樂器、工藝作品等屬於器物類物材；酒、醕、餽、餐飯、雞黍等是飲食類物材；以人工建築而成的橋、室、軒、齋、亭臺樓閣等即為建築類物材。至於「角色性人物」則有群類與個別之分，前者是整體性的總稱某一人物群類，如士、農、工、商、百姓等；後者則是特稱性的個別人物，如簑笠翁、少年、漁者等。

本節就分從「自然性」、「人工性」、「角色性」等三大物材類，以艋舺龍山寺作為考察重心，來探討廟宇石雕意象的物材類型。

二、「自然性」物材類

臺灣廟宇裝飾沿襲了閩粵風格，不僅保有中原古風，還融入了佛道思想及民間信仰；加上受到特殊的地理環境、移民心理等因素的影響，凡是合乎趨吉避凶、勸誡、教化等內涵的題材，都廣為採用。若就「自然性物材」而言，可概分為「植物主題」與「動物主題」等類型。

（一）植物類

燒印在河南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表面上的眾多植物紋樣，表達了自遠古以來，人類對植物深摯而由衷的一貫喜愛。隨著歷史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向前不斷的

以石傳情



蒼然、猷勁、挺拔的松，是詩詞中的常客。

演進，以及受到佛教東傳的影響，外形本來就深具裝飾美的植物紋飾，被賦予了豐厚深遠的象徵意涵，成為重要的裝飾題材。植物類紋飾若依其來源、特質，又可區分為「嘉木」、「花卉」、「草葉」與「瓜果」等四類。

1. 嘉木類

甲、松

松為百木之長，木質堅實而芳香，《花鏡》讚美它：「其質磊砢修聳，多節永年；皮粗如龍鱗，葉細如馬鬣，遇霜雪而不凋，歷千年而不損」。唐詩人李紳〈寒松賦〉也歌詠它：

其為質也，不易而改柯；其為心也，甘冒霜而停雪。協幽人之雅趣，明君子之奇節。

蒼然、猷勁、挺拔的松，是詩詞中的常客，深受文人的喜愛，如《國風·鄭風·山有扶蘇》：「山有喬松，隰有游龍」，詩人把山上的喬松與水邊的游龍並舉，引領讀者的視線在一高一低之間流轉，生發無限美好的想像。又如《小雅·天保》：「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或承」；以松柏的長青茂盛，來象徵周室宗族德業的綿延不絕。

我們再從王維〈山居秋暝〉：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，與賈島〈尋隱者不遇〉：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」等詩句中的「松」字推敲，又隱然可以驚見一位令人欽慕的隱者形象。《史記》中也有秦始皇封松為「五大夫」的記載：

秦始皇上泰山，風雨暴至，休於松下，因封其松為五大夫。

南朝宋·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賞譽》更有庾子嵩以「森森如千丈松，雖磊砢有節目，施之大廈，有棟梁之用」來讚美和嶠為人的記載。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，松也因具有凌霜不凋、冬夏常青的特質，而被視為長青之樹。於是松、竹、梅，成了歲寒三友；松、梅、蘭、竹，是四友；松、竹、梅、蘭、芭蕉，是五清；松、柏、槐、榆、樟、楠，稱為六君子。它象徵一種堅毅不屈的精神，被賦予了延年益壽、長青不老的吉祥寓意。

乙、竹

瘦勁孤高，枝枝傲雪，節節干霄，不為俗屈的竹，是自《詩經》以來，古典文學中常見的主題。如〈小雅·斯干〉：

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；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。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。

以「如竹苞矣」來比喻家族興盛。又如〈衛風·淇奧〉：

瞻彼淇奧，綠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瞻彼淇奧，綠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。會弁如星。

瞻彼淇奧，綠竹如簀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

以綠竹「猗猗」、「青青」、「如簀」的美而盛，來比喻武公美好的質德。竹被賦予了君子之德，唐代詩人白居易〈養竹記〉對此有極精又極微的闡發：

竹似賢，何哉？竹本固，固以樹德；君子見其本，則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；君子見其性，則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，空以體道；君子見其心，則思應用虛者。竹節貞，貞以立志；君子見其節，則思砥礪名行、夷險一致者。

他指稱竹具有「本固」、「性直」、「心空」、「節貞」等四種君子特質，以象徵「樹德」、「立身」、「體道」、「立志」等義涵。

劉基〈尚節亭記〉也如此描繪竹：「柔體而虛中，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，以其有節也。至於涉寒暑，蒙霜雪，而柯不改，葉不易，色蒼蒼而不變，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。信乎有諸中，形於外，為能踐其形也」。柔體而虛中，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的竹，宛如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君子，與松、梅合稱「歲寒三友」。履嚴冬而不凋，猶然秉持著翠綠長青的本色，所以唐·許敬宗〈竹賦〉歌詠它「雖復嚴霜曉結，驚飄夕扇，雪覆層臺，寒生複殿，惟貞心與勁節，隨春冬而不變」。這一股貞心與勁節，也深深撼動明太祖的心：「雪壓竹枝低，雖低不著泥；明朝紅日出，依舊與雲齊」。

至於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，則記載了王子猷每看見好竹必諷嘯於竹下，久久不忍離去，李白還曾以此事入詩呢！竹，也是道教信仰中特別受喜愛的植物，因此廟宇建築多愛以竹來裝飾門窗。因諧音通於「祝」，可用以表達祝頌之意，如「華封三祝」，便是取竹與兩種吉祥花草組合成建築裝飾常見的主題。

丙、芭蕉

芭蕉是詩詞中的常客，如韓愈〈山石〉：「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」；呂渭〈薄倖〉：「小窗閒對芭蕉展」；陳克〈菩薩蠻〉：「綠蕪牆透青



具有本固、性直、心空、節貞等四種君子特質的竹。

苔院，中庭日淡芭蕉捲」等，道出了芭蕉受文人喜愛的特性。芭蕉具藥性，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：「蕉不落葉，一葉舒則一葉焦」；為多年生，葉大呈橢圓形，外觀酷似香蕉。文人最喜於庭院一隅，植上一兩株的芭蕉，芭蕉展葉，「瀟灑綠葉長，滿身無限涼」，無論是晴晝或晚陰，獨步徘徊其間，皆可獲得心靈上最佳的紓解與調劑。此外，「蕉」的臺語發音與「招」通，因而成為祝頌「連招貴子」、「登科加官」的吉祥話語。

丁、柳

千萬條陌頭細柳，條條不忘根本，常常俯首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，故豐子愷以為楊柳最主要的美，就在於下垂，越長越高，就越垂越低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曾記載魯大夫柳下惠，因「家有大柳樹，惠德，因號柳下惠」。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，就是希慕前賢而喜歡以柳自況。

如果細細玩賞魏文帝曹丕〈柳賦〉、傅玄〈柳賦〉這兩篇賦，可以驚見原來柳具有這許多美好的特質。例如，所謂「含精靈而寄生」、「是精靈之所鍾」，指柳是聚集天地精靈之氣所生的一種珍奇的樹。所謂「應中和而屈伸」、「保休體之豐衍」，是指它剛柔相濟，以應中和，尊重生命的莊嚴豐盛與價值。所謂「結根建本，則固於泰山」、「信永貞而可羨」，是指它結根建本，能堅守原則，絕不動搖根本。所謂「惟尺斷而能植」、「雖尺斷而逾滋」，是指它雖從原樹上被迫切斷，卻依然堅韌而滋長，以生命力突破一切的困境。所謂「無邦壤而不植」、「象乾道之屢遷」，是指它能不受地域的限制，也不在乎外在環境的變動，而能廣泛地發展。所謂「配生生於自然」，是指它能不扭曲自己，自然地生長。由此可知，魏、晉之間，柳具有相當殊勝的意味。

柳在文學中，一般而言，多指離情別緒或象徵女子婀娜的姿態，前者如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」，李白〈憶秦娥〉：「年年柳色，霸陵傷別」。這是由於「柳」、「留」同音，折柳以表達留戀難捨之情。後者如東坡的〈洞仙歌·詠柳〉：「細腰枝、自有入格風流，仍更是、骨體清英雅秀」，將柳比擬為女子的纖腰，又可發揮其「多情」的意象。

此外，中國人也視柳為聖木，認為柳樹能避邪驅鬼，由《齊民要素·卷一》：「正月旦，取楊柳枝，百鬼不入家」，以及《釋化要覽·下》的文獻記載：「北人風俗，每至重午等毒節日，皆以盆盛水，內插柳枝，置之門前以辟惡」，都可以發現古代柳信仰的痕跡。水邊的柳也常被當作雨神信仰，如《廣雅疏證》即說：「雨師即檉也」。檉，就是指河柳。有水的地方，就是柳最適宜耕種之地。因此，水邊的柳，自然地被聖化而成為崇拜的對象了。



左：瀟灑綠葉長，滿身無限涼，難怪文人如此喜愛芭蕉。
右：柳，能避邪驅鬼，成為百姓崇拜的對象。

2. 花卉類

花卉題材的運用，除了反應人們對幸福美滿的企望，也傳達了對道德情操的自我期許。其表現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，一是置於瓶案之中，一是長於土地之上，常與禽鳥搭配出現。花卉，深具季節時令的象徵性，如牡丹、梅、桃，綻放於春，是春季的象徵。「四季花」是指組合不同的四季花卉，「大四季」是牡丹、蓮、菊、茶，「小四季」則是春夏秋冬任何四種花卉的組合。「四季花」除了展現季節時序的流轉推移，也是傳統尊卑位序觀念的表達。

甲、牡丹

牡丹，是宋·張景修所遴選的「名花十二客」之一：牡丹是「貴客」、梅是「清客」、菊是「壽客」、瑞香是「佳客」、丁香是「素客」、蘭是「幽客」、蓮是「靜客」、茶蘼是「雅客」、桂是「仙客」、薔薇是「野客」、茉莉是「遠客」、芍藥是「近客」。

根據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的描繪：「牡丹以色丹者為上，雖結子，而根上生苗，故謂之牡丹」；「群花品中，以牡丹第一，芍藥第二，故世謂牡丹為花王」。它可下種，也可根生，雄者也能繁衍。又因李正封〈牡丹詩〉中，有「國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」的詩句，而博得了「國色天香」的美稱；也因皮日休〈詠牡丹〉詩中，有「落盡殘紅始吐芳，佳名喚作百花王」的禮讚，贏來「花王」的美名。

早在唐宋之間，牡丹就被視為「物瑞」，深受士子百姓的喜愛，如歐陽脩〈洛陽牡丹記〉：

花開時，士庶競為遨遊，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，張幄簾，笙歌之聲相聞。



上：博得「國色天香」美稱的紅豔牡丹，是富貴的象徵。

下：梅，一樹獨開而天下春，韻致十分的風雅。

又如孫光憲〈生查子〉：

清曉牡丹芳，紅豔凝金蕊。乍占錦江春，永認笙歌地。感人心，為物瑞，爛熳烟花里。戴上玉釵時，迴與凡花異。

與凡花迥然相異的紅豔牡丹，花瓣豐碩，色彩絢麗，品類繁多，周敦頤〈愛蓮說〉稱它為「花之富貴者」，是富貴的象徵。性格靈動飛逸，貌正心荏，兼具剛柔並濟的美德；因此，脫落群類、國香欺蘭的牡丹，在廟宇石雕紋飾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。

乙、梅花

「牆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；遙知不是雪，為有暗香來」，這是王安石有名的〈梅花〉詩。梅，韻致風雅，綻放於冬春盛寒之際，一樹獨開而天下春，故有「報春花」的美稱。《花鏡》稱「梅為天下尤物，慕其香韻而稱其清高」，《廣群芳譜》引范成大〈梅譜·後序〉的話形容它：

梅以韻勝，以格高，故以斜橫疏瘦與老枝怪奇者為貴。

松、竹、梅、月、水，清亮晶瑩，合為「五清圖」；「梅開五福，竹報三多」，梅開五瓣，是快樂、幸福、長壽、順利、和平等「五福」的象徵。古人喜愛種梅、賞梅，因而有四德、四貴之說：

梅具四德，初生蕊為元，開花為亨，結子為利，成熟為貞。梅有四貴：貴稀不貴繁，貴老不貴嫩，貴瘦不貴肥，貴含不貴開（《廣群芳譜》）。

它形成一種特殊的韻致與格調，深受歷代文人的喜愛，因而留下了大量〈看梅〉、〈問梅〉、〈尋梅〉、〈探梅〉、〈夢梅〉、〈憶梅〉、〈題梅〉、〈折梅〉、〈嗅梅〉、〈浴梅〉、〈惜梅〉、〈乞梅〉等吟詠。如陸游〈卜算子〉：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」，盧梅坡〈雪梅〉：「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」，陳亮〈梅花〉：「一朵忽先報，百花背後香，欲傳春消息，不怕雪裡藏」。還有謝枋得在武夷山上對梅所發出的吟詠：「天地寂寥山雨歇，幾生修得到梅花」，以及高啟〈詠梅〉將它與高士、美人聯想在一塊兒：「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」。他們都一致地道出了「故山風雪深寒夜，只有梅花獨自香」的凜然風骨。

然而，最受世人青睞而傳誦千古的，當屬林和靖〈梅花〉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這兩句詩，將不受半點塵埃侵擾的梅之形、梅之香與梅之神，深深地鐫印在每一位讀者的心底。「不要人誇好顏色，只留清氣滿乾坤」（王冕〈題贈良佐〈墨梅圖〉〉），正是這一股清氣，滌蕩擾攘乾坤的滾滾紅塵，成為廟宇石雕裝飾中常常入鏡的題材。



具有種種美質的蓮花，被賦予種種神聖的意涵。

丙、蓮花

蓮，又名荷、或芙蕖，李時珍《本草綱目·蓮藕》記載：

蓮，產於淤泥，而不為泥染；居於水中，而不為水沒……惹藏生意，藕復萌芽；展轉生生，造化不息。故釋氏用為引譬，妙理具存；醫家取為服食，百病可卻……末藉生卑污，而潔白自若，質柔而堅，居下而有節。孔竅玲瓏，絲繪內隱，生於嫩莢，而發為莖葉花實；又復生芽，以續生生之脈。四時可食，令人心歡，可謂靈根矣。

蓮花具有「不為泥染」、「不為水沒」、「造化不息」、「潔白自若」、「居下有節」等種種美質，因而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，以蓮為佛性的代表，賦予種種神聖的意涵。如《華嚴經探玄記》、《攝大乘論釋》就曾提出蓮花的「在泥不染」和香、淨、柔軟、可愛等四種美德。除了蓮子可以作念珠，蓮座即佛座，蓮經即妙法蓮華經，蓮花衣就是袈裟。東晉慧遠等創立了同修淨土的蓮社，還有所謂的「蓮花三喻」：

為蓮故華，譬為實施權，從本垂跡。花開蓮現，譬開權顯實，開跡顯本。花落蓮成，譬廢權立實，廢跡立本。

《阿彌陀經》對它的記載則是：

極樂國土，有七寶池，八功德水充滿，其池中底，純以金沙布地，四邊階道，金銀琉璃瓊瑤合成，上有樓閣，亦以金銀琉璃磚磔赤珠瑪嚴飾之。池中蓮花，大如車輪，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微妙香潔。

陸佃《埤雅》記載：

西方之書，以蓮華取義，蓋以如此蓮花，有白有青有赤，其所表示，則白，淨也；青，善也；赤，覺也。能隨眾緣，應時開敷，悅可眾心，而非實也，然實亦因此，是之謂妙蓮華。

因此，蓮具有優美的姿容及出淤泥而不染的質性，廣受世人喜愛，引為君子的象徵。《群芳譜》即如此形容：「荷花生池澤中，最秀，凡物先華而後實，獨此華實齊生。百節疏通，萬竅玲瓏，亭亭物表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花中之君子也。」周敦頤也曾以「愛蓮」作為居堂之名，並作了一篇〈愛蓮說〉，至今猶膾炙人口。周敦頤筆下的「蓮花」，在塵囂之中能保其清潔，其心正，其意誠，持虛守靜，既不同於菊花之避世，更不同於牡丹之媚俗，它是入世而不拘於世，用世而不媚於世，融合了儒家修身用世的思想，這與佛教中蓮花的寓意，又有著一定的區別。

古來讚美荷花的詩文甚多，如《詩經·陳風·澤陂》：「彼澤之陂，有蒲萐萐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」；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製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；孟浩然〈夏日南亭懷辛大〉：「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」；王維〈山居秋暝〉：「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」等等，都為荷之美畫下了一幅又一幅美麗的詩情意境。

丁、菊花

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（元稹〈菊花〉）。菊，是自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以來，常常入詩入詞的題材。菊的花語是清淨與高潔，不在春花中競豔，偏愛在秋霜中抖擻，具有幽人隱逸的性格，周敦頤稱它為「花之隱逸者」，是陶淵明的化身，常可在詩集中發現它的芳蹤。如〈飲酒·其五〉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〈述酒〉：「秋菊有佳色，裒露掇其英，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」，〈歸去來辭〉：「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」。經霜而不凋的菊，在群芳搖落之際獨吐幽芳，猶然留存著高尚的品格與不屈的精神。

荒冷寂寥的歲晚時分，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」（蘇軾〈初冬贈別劉景天〉），賦有幽人逸士的襟懷，故范成大《菊譜》形容菊花：

歲華晚晚，草木變衰，乃獨燁然秀發，傲睨風露，此幽人逸士之操，雖寂寥荒寒，而味道之腴，不改其樂者也。

菊月指農曆九月，菊也因而被視為季節時令的代表。據《神農本草經》記載，菊花酒「久服，利血氣，輕身，耐老延年」，又稱為長壽花，九九重陽以菊花酒敬老，寓有久久遠遠、延年益壽的祝福。

戊、茶花

茶花，又名山茶花、耐冬、曼陀羅海榴，樹姿優美，鬱鬱菁菁，終年常青，賦有耐冬、長青、報春等特點。花朵既碩且大，因此常用

菊，是花中隱者，也是陶淵明的化身。



以代表春意，有時也作為冬季時序花卉的代表。《花鏡》解釋它得名的原因：

葉似木樨，闊厚而尖長，面深綠滑，背淺綠，經冬不凋。以葉類茶，故得茶名。

它也是詩人吟咏的對象之一，如溫庭筠〈海榴〉：「海榴開似火，先解報春風」，梅堯臣〈山茶花樹子贈孝延老〉：「南國有嘉樹，華若赤玉杯；曾無冬春改，常冒霰雪開」。說得最好也最為人所樂道的是曾鞏〈山茶花〉：「山茶花開春未歸，春歸正值花盛時」，與曾裘甫〈山茶〉：「惟有山茶殊耐久，獨能深月占春風」、王安中〈山茶〉：「似共春風解相識，一枝先已破春寒」等詩句。詩人們窺見了茶花耐冬破寒的本心，而給予了擊節贊賞。鄧直指〈山茶百韻詩〉更道出它得「十德花」美名的源由：

山茶花有十絕，一是豔而不妖；二為壽數百年猶如新植；三是枝幹可竄天高，大可合抱；四是樹膚紋路蒼潤，神若古雲氣樽壘；五是枝條蒼勁糾結，狀若鹿尾龍形；六是蟠根輪囷離奇，可憑而几，可藉而枕；七是豐葉深沉如幄；八是性耐霜雪，四時長青；九是次第開放，歷時二、三月，妝點大地生動如繪；十可水養瓶中，歷十數日而豔色不改。

擁有形美、枝榮、久紅、耐霜、長青等十項美德的茶花，在石雕裝飾中常以組合形式出現，如茶花、花瓶、桔子、靈芝等，即寓有「歲朝清品」之意。

己、薔薇花

「朵朵精神葉葉柔，雨晴香拂醉人頭」的薔薇，四時不絕，花期特長，而有「長春花」、「月季花」、「月月紅」等美稱。楊萬里〈月季花〉為它發出了「只道花無十日紅，此花無日不春風」的贊嘆；明·張新〈月季花〉也為它發出了「一番花信一番新，半屬東風半屬塵；惟有此花開不厭，一年四季長占春」的吟咏。韓魏公更以折逝於春風中的牡丹與蕭疏泣露的晚菊作為映襯的底色，凸出榮豔長紅的月季這一個「圖象」來：

牡丹殊絕委春風，露菊蕭疏怨晚叢；何似此花榮豔足，四時長放淺深紅。然而真正能把月季「鮮豔見天真」的儀態、「月月常新」的品格與「寶相精神」，揭示得最為傳神生動的，當屬宋·趙師俠（趙坦菴）的〈朝中措·月季〉：

開隨律琯度芳辰，鮮豔見天真，不比浮花浪蕊，天教月月常新。薔薇顏色，玫瑰態度，寶相精神。休數歲時月季，仙家欄檻常春。

難怪，薔薇能博得石雕師傅的喜愛，而成為石雕紋飾的常客之一。



上：茶花花朵既碩且大，常用來代表春意，也是詩人吟咏的對象之一。

下：「不比浮花浪蕊，天教月月常新」的月季，四時不絕，花期特長。

庚、蘭花

蘭與蓮、梅、菊，合稱「四愛」，《說文》稱它為「香草」，《左傳》也以為「蘭有國香」。《孔子家語》記載著孔子自衛返魯時，看見幽谷之中，蘭香獨茂，喟然而嘆道：「蘭當為王者香」。《廣群芳譜》也讚美蘭：「幽香清遠，馥郁襲衣，彌旬不歇，常開於春初，雖冰霜之後，高深自如，故江南以蘭為香祖」，而有「蘭為王者香」、「第一香」的美稱。



蘭，君子也。不與世而遷移的心志，可比之為屈靈均。

「竹有節而無華，梅有花而無葉，松有葉而無香，惟蘭獨併有之」（明·陳繼儒《珍珠船》）。蘭，有節、有花、有葉、有香，故屈原愛「秋蘭兮青青，綠葉兮紫莖」，甚而「纫秋蘭以為佩」（《楚辭·離騷》）、「浴蘭湯兮沐芳華」（《九歌·湘君》），以表明自己不與世遷移的心志。南宋·王貴學〈蘭譜序〉就是將蘭的「清香淑質」比之為「靈均之節操」：

蘭，君子也。餐霞飲露，孤竹之清標；勁柯端莖，汾陽之清節；清香淑質，靈均之節操；韻而幽，妍而淡，曾不與西施何郎等伍，以天地和氣萃之也。

幽韻淡妍的蘭，如竹之孤清，是君子的象徵，也是高潔人品的象徵。《周易·繫辭上傳》：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」；以及《孔子家語》：「與善人交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不聞其香，則與之化矣」等文獻，都是最佳的明證。其中，又以倪

雲林的一首絕句最能描摹此境：

蘭生幽谷中，倒影還自照；無人作妍媸，春風發微笑。

蘭生幽谷，倒影自照，因有春風的微笑相伴，孤芳而不空寂。一呼一吸之際，悅懌風神，悠然自足，藝術心靈與宇宙意象互映互攝，使人在超脫的襟懷裡體味華嚴深境。

辛、木蘭

木蘭，又稱玉蘭，木筆、辛夷、望春花、迎春花、玉棠春等，也都是它的別名，落葉小喬木，早春開花，花型大，芳香純白，常用來比喻春天。木蘭含苞待放時，宛若一枝尖直挺秀的木筆，明·張新〈木筆花〉如此描述：

夢中曾見筆生花，錦宇還將氣象誇。誰信花中原有筆，毫端方欲吐春霞。

「高枝疑漢掌，豔蕊勝唐昌。神女曾捐珮，宮妃欲試香」（王世貞〈玉蘭詩〉）。豔蕊而高枝，深深受到神女宮妃喜愛的木蘭，《花鏡》形容它：「樹高大而堅」，「絕無柔條，隆冬結蕾，一幹一花，皆著木末，必俟花落後，葉從蒂中抽出」。花香、姿美又具風骨，因此《漢書·揚雄傳》有「翠玉樹之青葱兮」句，《晉書·謝玄傳》有：「汝等何豫人？諸子莫言，玄曰：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」的記載，杜甫〈飲中八仙歌〉也有：「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樹臨風前」等詩句，後世遂以「芝蘭玉樹」來比喻人才之美。

壬、水仙

水仙，清新雅逸，與梅、菊、桂，合稱為「四清」，在五十客中被稱為「雅客」。黃山谷〈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〉將它喻之為「凌波仙子生塵襪，水上盈盈步微月」，輕靈而纖巧；陳搏說它「雖墮塵埃不染埃」，王龍溪更直指它：「從一念靈明，自作主宰，自去自來，不從境上生心，時時澈頭澈尾」，剔透晶瑩，超然於塵俗之上，十分惹人愛憐。宋·高似孫〈水仙賦〉以擬人化的手法，形容它：

天以一而生神，坎以習而成玄。謀沖奧以致潤，抱孤貞以成妍……，超萬劫以自蛻，麗一微而獨涓，懷琬琰以成潔，抱雪霜以為堅，參至道以不死，秉至精以長年，是蓋苞水德之靈長，合五行之自然者乎？

沖傲而孤貞，歷萬劫而獨涓、參至道而秉至精的水仙，到了明·姚綬〈水仙賦〉一枝彩筆的點繪下，已化身為綽約的藐姑之神、洛川之子，其容光素質，馨香旖旎，實是難以筆墨摹擬：

水上步月，彼其仙耶？惟炫素質，不御鉛華，中有金蕤，輕蒙臂紗，斤衝暮雨，揮霍朝霞。…彼之來斯，誠類仙子；馨香芬芳，容光旖旎。其綽約也，儼藐姑之神，其聯娟也，齊洛川之子，初雖瞻馳，終莫摹擬。

因此，「藉水開花自一奇，水沉為骨玉為肌；暗香已壓醮醮倒，只比寒梅無好枝」（黃庭堅）的水仙，宛宛然就如「水上步月」的仙子，被羅織於廟宇石雕裝飾之中。

3. 草葉類

草葉類圖紋，有的在民間傳統中原本就具有吉祥納福的寓意；有的是受了文人意識的影響而具有特殊的性格；有的則是由於宗教思想的影響而形成了特殊的



上：木蘭，花香、姿美又具風骨，常用來比喻人才之美。
下：「雖墮塵埃不染埃」的水仙花，宛如就是「水上步月」仙子的化身。

意義。它們都一致地反映了人們對幸福吉祥生活的企盼，以及對高尚道德情操的自我期許。

艋舺龍山寺的草葉類圖紋，以靈芝最為常見。靈芝，傳說能使人千歲不老、令人光澤、耳目聰明，如《抱朴子·仙藥》就曾詳述靈芝的種類及其功效：

青靈芝，陰乾食之，令人壽千歲不老，能乘雲通天，見鬼神；黃龍芝，日食，壽萬年，令人光澤；龍仙芝，服一株，則壽千歲；金菌芝，飲其中水，壽千歲，耳目聰明。

因此，靈芝的嘉瑞來自它可延年益壽的藥用功效，如《說文》解釋：「芝，神草也」，《廣群芳譜》也指：「芝，瑞草也」，因而有神芝、仙藥之稱。靈芝作為吉祥物，它的主要寓意在於祝福、祈願健康與長壽，被視為「不死藥」和「成仙」的象徵。

靈芝是神奇瑞應之草，也是德仁的象徵。如《神農草本》：「王者仁慈，則芝草生玉莖紫筍」，「聖人休祥，有五色神芝含秀而吐榮」。又如《瑞應圖》：「芝英者，王者德仁則生」。若從花卉的品位來說，它又是與蘭齊名的香草，因而「芝蘭」常合稱用來比喻君子之交。班固〈郊祀靈芝歌〉頌美它：

因露寢兮產靈芝，象三德兮瑞應圖。延壽命兮光此都，配上帝兮象太微。參日月兮揚光輝。（《廣群芳譜》卷64）

「象三德」、「延壽命」、「配上帝」、「參日月」，具有種種美德的靈芝，更具有君子美德，如宋·羅願《爾雅翼》就說道：「芝，古以為香草，大夫摯芝蘭；又曰『與善者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則與之化矣』。」它的形狀也成為漢代藝術家創造超現實仙山的藍本，畫像磚、壁畫、繪畫，甚至器物的造型中，都可輕易發現擔任填補空缺，增添吉祥意涵，居於陪襯角色的靈芝草類紋飾。

4. 瓜果類

瓜果類因其結籽多、藤蔓綿長的特點，被視為綿延後代、子孫眾多的象徵。如《詩經·大雅·綿》：「綿綿瓜瓞，民之初生」，雖是形容周朝的祖先如瓜瓞一樣連綿不斷地生衍發展，卻也道出了華夏民族信仰的根本源頭。因此，可供食用與欣賞的瓜果，也具有種種美好的象徵。



靈芝具有延年益壽的功效，也是德仁的象徵。

甲、佛手

佛手俗稱佛手柑，其形狀如人手，先端開裂，分散如手指，蜷曲如手掌，故稱為佛手。《花鏡》如此形容它：

其皮生綠熟黃，色若橙而光澤，內肉白而無子，雖味短而香味最久，置之室內筍中，其香不散。南人以此雕鏤鳥，作蜜煎果食甚佳。

因其與「佛」有關，又諧音「福」，為吉祥的象徵。常單獨出現，寓意「福氣」，也常與桃、石榴組成「華祝三多」，象徵「多福」、「多壽」、「多子孫」。「三多」典出《莊子·天地》：

堯觀乎華。華封人曰：「嘻，聖人！請祝聖人。」使聖人壽。」堯曰「辭。」「使聖人富。」堯曰：「辭。」「使聖人多男子。」堯曰：「辭。」

因此，佛手也就成為廟宇裝飾常見的主題。



分散如手指，蜷曲如手掌的佛手柑，是廟宇裝飾常見的主題。

乙、桃子

《國風·周南·桃夭》曾取灼灼的桃花、蕢然的桃實、蓁蓁的桃葉為喻，祝賀「宜室宜家」的嫁女之喜，可見桃花自古即深受百姓的喜愛。《本草綱目》稱：「桃性早花易植，而子繁，故字從木兆。十億曰兆，言其多也」，「偶得桃花利痰飲，散瘀血之功」，說明了桃花子繁又有利痰散血的藥用功效。相傳桃枝也具有避邪的功用，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君臨臣喪，以巫祝桃茢執戈」；又如《左傳·襄公》：「乃使巫以桃、茢先祓殯」。「茢」，就是以桃枝作帚，具有驅除不祥的作用。

桃子一般俗稱「仙桃」、「壽桃」，傳說可延年益壽，《神農經》說「玉桃服之長生不死」，《埤雅》也稱「海上有蟠桃，三千霜乃熟，一千年開花，一千年結子」。故宋·吳淑〈桃賦〉贊美它：「果實多品，惟桃可佳，夭夭其色，灼灼其華；或成仙而益壽，或制鬼而祛邪，或美后妃之德，或報瓊瑤之華」。一只仙桃而有千般功效，難怪後世多以它作為祝壽的主題。

丙、石榴

「五月榴花照眼明」，石榴花色紅似火，充滿了青春活力，史載是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，從安石帶回來，也稱為「安石榴」。梁武帝〈詠石榴〉如此描摹：「涂林應未發，春暮轉相催。燃燈疑夜火，連珠勝早梅」。如夜火一般紅豔的石榴，也是文人敍而賦之的題材；其中，以潘岳〈安石榴賦〉的描摹最為綺麗光華：

以石傳情



石榴花，繽紛磊落，垂光耀實，充滿了青春活力。

若榴者，天下之奇樹，……。遙而望之，煥若隋珠耀重淵；詳而察之，灼若列宿出雲間。千房同膜，千子如一，御飢療渴，解醒止醉。

「繽紛磊落，垂光耀實；滋味浸液，聲香流溢」的石榴，常可在廟宇中見到果皮裂開、露出果漿、以示多子的圖樣形式，自古以來即被視為多子、多孫、多福的象徵。例如《北史·魏收傳》就有在新房中放置石榴，取「石榴房中多子」，「欲子孫眾多」的記載。加上石榴的「石」與「世」諧音，因而一些吉祥圖也以石榴代表「世代」，祝頌家族興旺、世代相襲。

（二）動物類

仔細探索動物類主題所反映出來的意義，可大分為三個方面：一是動物具備了某些優於人類的特異能力，加上東方宗教上的萬物同源論，形成了「動物崇拜」(animal worship)的主要原因。二是辟邪去災的象徵功能，它主要是轉借自神話動物的特質，進而引伸為祥瑞兆的象徵；如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記載「龍能致雨」，若將龍應用到建築上，自能產生「防火」的象徵。三是宗教祀祭的圖騰，如張光直《青銅時代》、漢寶德《斗拱的起源》都指出，由於祭祀行為及場所儀式的演變，轉換到建築上時，則轉借此類具有神異及咒術性的圖騰符號。

因此，以動物作為廟宇裝飾的題材，究其源由，應是因為動物與人的生活關係最為密切，而且又具有某些人類所沒有的獨特異能，加上透過人們的幻想及政治、宗教思想等因素的影響，動物在神異化之餘，也被賦予了祈福、辟邪的象徵意涵。

動物類題材，若依其來源特徵來作分類，又可分為反映農業社會中對富庶生活之期許的「一般動物」，以及具有祈福、辟邪等宗教象徵意義的「神靈瑞獸」兩種。通常「一般動物」題材的運用較為自由，「神靈瑞獸」則有其一定的位置及規制，圖像也較為形式化，其象徵意義通常大過於裝飾美化的作用。

1. 一般性動物

在以農、漁業生活為主的年代，廟宇裝飾也常出現與生活有關，且寓有吉祥意的走獸、飛禽、水族、昆蟲等題材。它既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，也是對富足生活的期盼。

甲、飛禽類

a. 鵲鳥

鵲鳥指小型的鳥，常出現在象徵時序的花卉圖樣中，以增加畫面的生氣。據《淮南子·人間》記載：「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，去高木而巢扶枝」，「歲多風則鵲作巢卑」。隨風之多寡而築巢之高低，喜鵲這種感應預示的本領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，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：其一是預示客人到來，如《西京雜記》引陸賈的話說：「乾鵲噪而行人至，蜘蛛集而百事喜」。其二是預示喜事的到來，如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·靈鵲報喜》：「時人之家，聞鵲聲，皆曰喜兆，故謂靈鵲報喜」。又《風俗通》：「織女七夕當渡河，使鵲為橋」；因而被視為喜鳥，常與梅花搭配，取其「喜」之諧音，寓意「喜上眉梢」或「喜報春先」。配上銅錢，喜在眼前；配上三個桂圓為「喜報三元」，配上獾為「歡天喜地」。

喜鵲小巧玲瓏，鳴聲悅耳，討人喜愛，也常見於石雕裝飾。這些鳥類在工匠手中，除了特徵較為明顯的孔雀、仙鶴、鳳凰外，在形象上有時較為含混，分不清鵲鳥的確切名稱，但這些鵲鳥形象裝飾都帶有喜慶和幸福美好的象徵意義。

b. 蝙蝠

蝙蝠是一種哺乳類動物，據《抱朴子》記載牠能致千歲：

千歲蝙蝠，色如白雪，集則倒懸，腦重故也。此物得而陰乾未服之，令人壽萬歲。

服食蝙蝠可使人延年益壽的說法，也見於《太平御覽》：「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，甚深，未嘗測其遠近，穴中蝙蝠大者如鳥倒懸，得而服之使人神仙」。因為「蝠」與「福」諧音，《韓非子·解老》以為「全壽富貴之謂福」，《莊子·天地》也指稱「壽富多男子，人之所欲也」。所以廟宇壁堵上到處可見到它的蹤影，而且經過石雕師傅加工後的形象，也大為美化。



上：小巧玲瓏，鳴聲悅耳又討人喜愛的喜鵲，也常見於石雕裝飾。
下：「蝠」與「福」諧音，一般也多以吉祥圖案的花樣出現。



上：具有鷹揚獨立氣概的鷹，威猛精審，也是常見的石雕紋飾。

下：拖曳著長尾羽穿梭在林間的綬帶鳥，態極其優美。

它一般以吉祥圖案的紋樣出現，有的單繪，更多的是與其他吉祥物組合的圖案。例如，最常見者為五隻蝙蝠圍繞著一個「壽」字，形成「五福捧壽」的組合，所謂「五福」，典出《尚書·洪範》：

五福：一曰壽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終命。

與蝙蝠紋樣常配置的除了「壽」字，還有盒子、蟠桃、佛手、雙古錢、如意、靈芝、鹿等，是運用極為廣泛的雕飾題材。

c. 鷹

鷹，眼力銳敏，腳具尖爪，使勁有力，巨翅招展，勢態兇猛，具有英揚獨立的氣概，文人最喜以牠來頌美賢聖之人，如《詩經·大雅·大明》：「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」；又如元·楊載《塞上曲》：「中情無留滯，千載能鷹揚」，都是以「鷹揚」一語極力描摹其威武奮揚。鷹，也是畫師最喜入畫的題材，如杜甫《畫鷹》描繪友人所畫的蒼鷹，逼肖如真，恍若就要從素練中俯衝而出：「素練風霜起，蒼鷹畫作殊。竦身思狡兔，側目似愁胡」，「何當擊凡鳥，毛血灑平蕪」。三國魏·應璩《與侍郎曹長思書》：「王肅以宿德顯授，何曾以後進見拔，皆鷹揚虎視，有萬里之望」；唐·李白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道：「伏惟君侯貴而且賢，鷹揚虎視，也都一致地以「鷹揚虎視」來稱美曹長思、裴長史的威猛精審，更是廟宇石雕紋飾常見的題材。

d. 綬帶鳥

綬帶鳥的雄鳥，尾羽極長，飛行時拖曳著長長的尾羽，穿梭在樹林之中，姿態極為優美。「綬」與「壽」音同，多與奇花異卉組成帶有吉祥美好寓意的圖案，故廟宇石雕之中也常可窺見牠們美麗的蹤影。

乙、昆蟲類

艮艮龍山寺最常見的昆蟲類為蝴蝶，多位於壁堵的四周，或石窗的四個角上。《本草綱目》形容：

蛺蝶輕薄，夾翅而飛，蝶蝶然也。蝶美於須，蛾美於眉，故又名蝴蝶；俗謂須為胡也。「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」（杜甫《曲江》其二），與春光共流轉的蝶，賦予了詩文盎然勃發的靈活生機。

「蝴」與「福」諧音，而有福運的義涵。因《禮記》有如此的文獻記載：「七十曰耄，八十曰耄，百年曰期頤」。「耄」泛指年高，「蝶」與「耄」同音，故又被賦予長壽的

象徵。石雕裝飾中常見或取「福」之寓意而單獨使用的，也可見到蝴蝶與牡丹形成「富貴長壽」之意的組合。

丙、走獸類

a. 馬

馬是走獸中最常見的題材，古人常以駿馬比喻賢才，如岳飛〈良馬對〉、韓愈〈雜說四〉，都是以「千里馬」、「伯樂相馬」等語來贊美賢才和舉薦賢才的賢士。

與馬有關的紋飾，較常見的有「馬上平安」、「馬上封侯」等組合，尤以「八駿馬」最常出現。相傳周穆王有良馬八匹，故有「八駿」之名，如《穆天子傳·卷一》：「天下之駿，赤驥、盜驪、白義、逾輪、山子、渠黃、華騶、綠耳」。又如《拾遺記·周穆王》也如此記載：

王馭八龍之駿：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飛禽；三名奔霄，夜行萬里；四名超影，逐日而行；五名逾輝，毛色炳耀；六名超光，一形十影；七名騰霧，乘雲而奔；八名挾翼，身有肉翅。

「八駿馬」是以不同姿勢的馬作為雕飾主題，常見於八方柱礎上，與「八寶」等器物配合運用，形成具有吉祥義涵的題材。

b. 猴

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王者之制祿爵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五等」。猴作為吉祥物，是因與「侯」諧音，表達加官封侯之心願。北齊·賈思勰《齊民要素》：「常繫獼猴於馬坊，令馬不畏辟惡，消百病也」。猴騎馬為「馬上封侯」，猴朝楓樹挂印為「封侯挂印」，大猴背小猴為「輩輩封侯」，寓意十分討喜。

c. 羊

羊為六畜（牛、馬、羊、豕、雞、犬）之一，自古以來就與人類的的生活產生了十分緊密的關係，如《詩經·王風·君子於役》就如此記載著：「雞棲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」。然而經過觀念的升華、轉化，羊已漸漸發展為吉祥物，《雜五行書》：「懸羊頭門上，除盜賊」的描述，表達了羊可避禍；而《春秋繁露》：「凡贄，鄉用羔，羔飲戾其母必上跪，類知禮者。羊之為言祥，故以為贄」的記錄，羊又體現了人倫之美，飽蘊著滿滿的吉祥寓意。



上：「蝴」、「福」諧音，「蝶」、「臺」又同音，而被賦予長壽的象徵。

中：古人常以駿馬比喻賢才，因此廟宇也常見與馬有關的紋飾。

下：「猴」與「侯」諧音，而被賦予吉祥的象徵。

以石傳情

《說文》：「羊，祥也。」所以「羊」與「祥」通。我們從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眼如望羊」，以及《釋名·釋姿容》：「望羊：羊，陽也。言陽氣在上，舉頭高，似若望之然也」的文獻來看，又可以發現「羊」也通「陽」。《周易·泰·九三》說：

九三，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，艱貞無咎，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

正月為泰卦，三陽生於下，有冬去春來、陰消陽長的吉亨之象，因此多在歲首之際，以「三陽開泰」來祝頌，表達「無往不復」、生生不已的循環觀。故廟宇裝飾便以三隻羊來代替，寓意邪佞祛盡、好運接踵而來。

丁、水族類

臺灣四面環海，賦有海島地理環境的文化特色，早期先民又多以農漁業為生。因此，水族類自是民間裝飾藝術圖案常用的題材，常見於柱礎、壁堵、門框，既是對生活環境之反映，也充滿了對豐裕美好的祈求。

a. 金魚

從狩獵、採集時代開始，人類與魚的關係就十分密切。原始初民很早就發現了魚的繁殖功能和多子特質，如陝西半坡的仰韶文化彩陶遺物中，就是以魚為主要的紋飾，因而出現了單體魚、雙體魚、三體魚、網魚圖、人魚圖、星魚圖、魚鳥圖以及各種變形魚圖，魚成了當時生活的中心，並以各種形式體現於民俗藝術上。例如以駢游式、逐戲式、連體式、比目式、交尾式、疊合式等多種雙魚紋飾，來作為合歡、生殖的象徵，成為後世夫婦婚合與求子祈嗣的意象之源。



上：「羊」與「祥」通，又與「陽」通，故有祛除邪佞、好運接踵而來的美好寓意。

下：金魚，也稱「金鯽魚」，有「水中牡丹」之稱，諧音「金玉」。

此外，張光直以為從半坡仰韶彩陶、商周青銅玉器，直到漢代的銅盆中常見的魚紋，很可能也是食物豐足、生活富裕、萬物繁殖的象徵。魚是豐收的象徵，畫得愈多，收穫就愈大，這就是原始巫術的邏輯之一。由於魚紋大都出現在平底陶盆裡，而且多與網紋「共生」，表示魚水相連，希望魚網裡常有魚，希望容器裡常充盈著魚，綿綿而不絕。

艋舺龍山寺最常見的魚類紋飾，除了鯉魚，再來就是金魚。《古今圖書集成·禽蟲典下·金魚部》記有以金魚神祈雨而得雨的傳說：

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：周平二年十旬不雨，遣祭天神，俄而生涌泉，金魚躍出而雨降。



金魚，也稱「金鯽魚」，有「水中牡丹」之稱，諧音「金玉」。《老子》：「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」，《世說新語·賞譽》：「王長史謂林公：真長可謂金玉滿堂」，金魚也因而寓有「金玉滿堂」的美意。作為漁獵時期豐收繁盛的象徵，後來轉借為譬喻農事豐收繁盛的魚，有頭有尾，又與「餘」字諧音而具有富裕有餘的象徵意涵。因此，後世視魚為吉祥物，大都由諧音而來。魚能賜子嗣、表和合、兆豐稔、禳災禍，成為民間最習見的傳統吉祥圖案。

b. 鯉魚

《博物彙編》指「鯉者魚之主，形既可愛又能神變，乃至飛越江湖，孟春之月應陽而動」。此種說法，也見於《本草綱目》：「鯉魚為諸魚之長，形狀可愛，能神變，常飛躍江湖。」正因為鯉魚具有「飛躍江湖」的能力，而有「鯉魚躍龍門」的傳說。如宋·陸佃《埤雅》：

鯉魚之貴，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為龍，唯鯉為然。是以仙人乘龍亦為騎鯉。

「仙人乘龍」也稱為「騎鯉」，躍上龍門者則為「龍」，故「魚躍龍門」被賦予祝頌高陞、科舉及第或官場得意的象徵。

魚在裝飾題材中具有多方面的意義，如魚的繁殖力強，被視為生產、生殖力、愛情(如魚得水)的代表，藉以祝吉求子，作為生育繁衍的象徵。其次，魚龍共生水中，經過長期修煉的鯉魚，就有躍過龍門而成仙的機會；故魚也可成為功名成就、福祿俱得、飛黃騰達的象徵。又如魚的形象也可以象徵「多水」，賦有避除火災發生的期盼。加上「魚」諧音「餘」，含有「多」意，「鯉」諧音「利」，又有得利之象徵，所以魚與蓮組合有「年年有餘」之意。緣於此，賦有升官、發財、多子多孫等諸多含義的魚，就成了廟宇裝飾常見的內容。

此外，龍山寺中還可見到章魚、魷魚、烏賊、蝦子、鰻等造型可愛討喜的水族類，精確地傳達了對「有魚有蝦」等富裕生活的盼望。

「魚躍龍門」常被賦予祝頌科舉及第、官場得意的象徵。



造型可愛討喜的烏賊等水族類，傳達了對富裕生活的盼望。



c. 蟹

蟹，是古代傳說中的異獸，能分辨曲直；「蟹」、「蟹」音同，故吳棫《鄉俗漫錄》有蟹能去病除瘡的記載：「關中無蟹，秦人收得一乾蟹，土人以為怪，有病瘡者，取去懸門戶遂瘥。案抵蟹抵也，蟹蟹音同，故假之耳」。蟹，有甲，而甲又與「甲第」的「甲」同音，人們自然賦予它「登科」的寓意。因此，石雕裝飾中常見以二隻蟹挾蘆葦組合的「二甲傳臚」，以及與蓮蓬及蓮花一同出現的「一甲連科」，寄託「金榜題名」之意。



2. 神靈瑞獸

神靈瑞獸類常見的題材，有龍、麒麟、獅、象、鯨魚以及鶴、鹿等。它們主要是來自於神話傳說，在經過長時期的歷史演變後，有些更進而與宗教思想結合，轉化為具有特殊的異能，受到人們的信仰與崇拜。也由於具有特殊異能，自古以來便常與宗教及政治領域結合而被賦予特殊的象徵意涵，扮演著守護建築物、傳播吉祥福運、代表國泰民安的角色。

甲、龍

龍，是一種尊貴的代表，為四靈（龍、鳳、龜、麟）之首，能除惡，能進退，《龍經》稱它「飲食有節，不游濁土，不飲溫泉，所謂飲於清、游於清者」。戰國時代的瓦當上就已經有了龍的形象。龍作為一種高貴形象，如同其他動物植物形象一樣，很早就出現在建築裝飾上，但自從與皇帝發生密切聯繫以後，象徵「吉兆善神」的龍形象，廣泛運用在皇宮建築上，作為建築物的守護。

上：蟹，有甲，甲又與「甲第」的「甲」同音，於是自然地被賦予了「登科」的寓意。

下：龍，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隱，是一種尊貴的代表，為四靈之首。

從「原始」到「民間」表現的大部分圖騰形象，在現實生活中多可找到它們的原型；唯有龍與鳳，是現實生活中見不到的，因而顯得格外神祕。龍，既是人類在歷史上逐漸創造出來的一種理想形象，所以它的體態、大小多變而無定型，這給予了建築裝飾方便的條件。龍的形象，《爾雅·翼》有所謂「九似」的形容：「角似鹿，頭似蛇，眼似鬼，耳似牛，項似蛇，腹似蟹，鱗似鯉，爪似鷹，掌似虎」。明·楊慎《昇庵外集·卷九五》也有「龍生九子」的記載：

俗傳龍生九子，不成龍，各有所好：一曰螭，形似龜，好負重，今石碑下龜趺是也；二曰螭吻，形似獸，性好望，今屋上獸頭是也；三曰蒲牢，形似龍而小，性好吼，今鐘上絢是也；四曰狴犴，形似虎，有威力，故立於獄門；五曰饕餮，好飲食，故立於鼎蓋；六曰夔，（即蚣蝱），性好水，故立於橋柱；七曰睚眦，性好殺，故立於刀鐮；八曰金猊（即狻猊），形似獅，性好煙火，故立於香爐；九曰椒圖，形似螺蚌，性好閉，故立於門鋪首。

從形象上來說，龍既為封建帝王所壟斷，龍的形象也逐漸被程式化，被固定為一種模式了。所以裝飾中又要用龍，又不得在任何地方隨意用象徵著帝王的正

規龍形，於是工匠想出了將獅子烏龜麒麟等形象稍加改變，使它們接近龍形或者接近於龍軀體的一個部位，這些被「龍化」了的蟲屬、螭吻、蒲牢、狴犴、饕餮、虬螭、睚眦、金狴、椒圖等，統稱為「龍子」。它們既沒有損壞正規的龍形，又與龍拉上了關係，並賦予它們好負重、好望、好吼、似虎、好飲食、好水、好殺、好煙、好閉等特性。可能正是這種原因，在裝飾中出現了龍子及更多的龍族。這種現象，可稱之為龍的延伸或龍族的擴延。

《淮南子·地形訓》以為：

羽嘉生飛龍，飛龍生鳳凰，鳳凰生鸞鳥，鸞鳥生庶鳥，凡羽者生於庶鳥。毛犢生應龍，應龍生建馬，建馬生麒麟，麒麟生庶獸，凡毛者生於庶獸。介鱗生蛟龍，蛟龍生鯤鯁，鯤鯁生建邪，建邪生庶魚，凡鱗者生於庶魚，介澤生先龍，先龍生玄龜，玄龜生靈龜，靈龜生庶龜，凡介者生於庶龜。

羽者、毛者、鱗者、介者，各源自於飛龍、應龍、蛟龍、先龍，龍不僅為鱗蟲之長，更儼然成為所有動物的始祖。



鳳為百鳥之長，具有德、義、禮、仁、信等五彩文，常被引為吉祥的裝飾題材。

在建築裝飾中，龍及與它相關的瑞獸，都象徵尊崇與富貴之意，具有防護侵犯、消災避邪的神力。廟宇雕飾以龍為題材者，主要有盤龍柱、御階及三川殿的龍虎堵。《廣雅》：「有鱗曰蛟龍，有翼曰應龍，有角曰龍，無角曰螭龍」，其他尚有以螭龍、夔龍為題材之雕飾系列，如「螭虎窗」、「螭虎爐堵」以及櫃臺腳的「螭虎吞腳」等，都是取其祥瑞、鎮惡之意。然而，作為最古老的原始圖騰之一的龍，經過幾千年的繁衍，其文化內涵早已遠遠超出了圖騰崇拜、祈福納祥等意義。

乙、鳳

百鳥之長，《詩經·大雅·卷阿》：「鳳凰于飛，翩翩其羽」的形容，說明了鳳是一種瑞鳥，它與龍一樣，是最古老的原始圖騰之一，構成了傳統的龍鳳文化。目前所出土的文物都是圖案化的形象，尚未有表現得具體的鳥，一直到楚漢出土的藝術品中，鳳的圖紋才完整具體起來。

鳳的形象，據《山海經·南次三經》記載：

鳳凰，火之精，生丹穴，……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彩而文，名曰鳳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義，背文曰禮，膺文曰仁，腹紋曰信。是鳥也，飲食自然，自歌自，見則天下安寧。

具有德、義、禮、仁、信等五彩文的鳳凰，與龍一樣，都是揉合眾多動物的特點想像而來的一種神鳥。其他如《韓詩外傳》也如此描述鳳凰的形貌、習性與特質：

首戴德，頸揭義，背負仁，心入信，翼採義，足履正，尾系武，小音鐘，大音鼓。……食有節，飲有儀，往有文，來有嘉，游必擇地，飲不忘下。……其樂也，徘徊徊，雍雍喞喞。唯黃鳳凰能究萬物，通天祉，象百狀，達王道，率五音，成九德，備文武，正下國。

戴德、揭義、負仁、入信、採智的鳳鳥，「出則王政平，國有道」（晉·張華《禽經》），故為祥瑞、聖者的象徵。在道家中也是仙人的坐騎，如《拾遺記》：「西王母乘紫雲之輦而來」；又如《關尹子·七斧》：「得道之精者，物莫能累，身輕矣，可以騎鳳鶴」，故常被引為吉祥的裝飾題材。

《鶡冠子·度萬第八》云：「鳳凰者，鶡火之精，陽之精也」；《初學記》卷三十引緯書《春秋演孔圖》也稱：「鳳，火精」；將鳳與太陽相連，所以有時也稱之為「朱雀」。蕭兵〈火鳳凰：它的來源、意義和影響〉一文指出，代表天空、象徵光明的神話大鳥，不但往往跟太陽崇拜聯繫在一起，成為所謂「太陽神鳥」，而且常常與「火」的原始信仰相依附，被認為是「太陽之精」或「陽火之禽」。這是因為原始人認為太陽的運行跟鳥在高空飛翔有相似之處，特別是它們都「早出晚歸」，遵守時間的紀律。火焰和鳥都有飛翔、騰升之象，那些色彩鮮明、毛羽斑斕、習性奇特的飛鳥更容易被看作是烈火的精靈，因此生發出許多壯麗的「太陽鳥」、「火神鳥」的故事。如《左傳·哀公六年》記載：「有雲如眾赤鳥，夾日以飛三日」，因此有的學者就認為「有翅的太陽」（或太陽鳥）這種圖形，可能起源於日冕觀測。

古來有關鳳凰的傳說故事很多，它常與象徵「花王」的牡丹組成吉祥富貴意涵的「鳳凰戲牡丹」圖樣。靳之林〈瓜瓞綿綿〉以為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兩組鳳凰圖案組合，都是河姆渡人陰陽觀與通天觀合一的哲學思想的藝術表象，它就是在七千年後的今天仍然作為民間文化象徵的「鳳朝陽」、「丹鳳朝陽」及其變體「鳳凰戲牡丹」。民間雕塑以接近原始圖騰的圖形，和大量藝術形象的演變發展，來反覆表現陰陽通天的觀念，表達了對自然宇宙的崇拜，從而由圖騰意識上升到天人合一的哲學宇宙觀。

鳳凰因其品質、形象而成為瑞鳥祥物，自古便有「鳳凰來儀」、「鳳凰于飛」、「龍鳳呈祥」、「丹鳳朝陽」之說，並形成傳統的吉祥圖案，反映人們對光明、美好、幸福生活的嚮往與追求。

丙、虎

虎，《說文》形容牠為「山獸之君」，威武勇猛，故《詩經·魯頌·泮水》以「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」，贊頌勇武之臣。《風俗通義》稱「虎為陽物，百獸之長也，能噬食鬼魅」，「亦避惡」，能鎮崇避邪。又如東漢·王充《論衡·亂龍》：

故今縣官斬桃為人，立之戶側，畫虎之形，著之門闕。

唐·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也記：

元日俗好於門上畫虎頭，書「𧇗」字，謂鬼名，可息瘡癘。

「虎」與「福」音近，帶有祈福之意。虎性凶猛，造型又十分威武，民間便把虎當為一種力量的，相信牠能禦凶避邪。因此，「畫虎之形」，以做門神；「畫虎頭」，以息瘡癘；畫「虎符」，以象徵兵權；以虎取名，表示吉祥、喜慶。土生土長的虎，自古就有牠的蹤跡，所以虎的形象很早就出現於畫像磚、畫像石上。傳說牠也有益於婦女懷孕，如《太平御覽》就有這樣的文獻記載：

縣文虎鼻門上，宜官子孫，帶印綬。縣虎鼻門中，周一年，取燒作屑，與婦飲之，二月中便有兒，生貴子。

民間把虎視為保護神，於是在民間雕塑中，便也喜歡把虎鼻塑成通天鼻「且」形，含有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中人和」之義，反映了天、地、人合一的「三才」觀念。



「虎」與「福」音近，帶有祈福之意，而且具有禦凶避邪的神力。

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。在陰陽五行中，虎也具有空間方位的象徵。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前朱鳥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」；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也道：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後玄武」。蒼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是「四靈」，代表正四方。白虎，則是西方七宿「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」的總稱。《詩經·召南·騶虞》則稱之為「騶虞」，《毛亨·傳》解釋：

騶虞，義獸也。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，有至信之德，則應之。

《周易·革·九五·象》又云：「大人虎變，其文炳也」，以虎身上變化多彩的斑紋，比喻居上位者德行之美，故三川殿的左右廊牆上，常有「左青龍，右白虎」之雕飾。此外，三川殿的牌樓面上，也常有「虎口堵」、「螭虎爐堵」之雕飾，作為辟邪之象徵。

丁、龜

龜，是長壽象徵。宋·侯真〈水調歌頭·為鄭子禮提刑壽〉：「坐享龜齡鶴算，穩佩金魚玉帶，常近赫黃袍」，於是龜與鶴形成了「龜鶴齊齡」的吉祥圖飾。

其中，「河圖洛書」可說是吉祥圖案的原典，相傳黃帝東巡黃河、洛水，「受龍圖于河，龜書于洛」，故《竹書記年》留存了如此的文獻記載：

龍圖出河，龜書出洛，赤文篆字，以授軒轅。

龜的品類頗多，《爾雅·釋魚》分為十類：「一曰神龜，二曰靈龜，三曰攝龜，四曰寶龜，五曰文龜，六曰筮龜，七曰山龜，八曰澤龜，九曰水龜，十曰火龜」。龜也是帝位的象徵，如《後漢書·宦官傳序》就有：「自曹騰說染冀，竟立昏弱；魏武因之，遂遷龜鼎」的記載。

《淮南子》指出：「必問吉凶於龜者，以其歷歲久也」，所以稱之為「靈龜」。「靈龜」是「神靈之精」，「能見存亡，明於吉凶。王者不偏黨，尊者老則出」（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雜書》）。由於龜能察禍福、明吉凶，除了占卜，還被賦予了種種美好的特質，使牠從自然物轉成為吉祥物：

龜者，天下之寶也。生於深淵，長於黃土。知天之道，明於上古，遊三千歲，不出域，安平靜正，動不用力。居而自匿，審於刑德，先知利害，察於禍福，以言而當，以戰而勝。王者寶之，諸侯盡服。（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）

龜具有「貴、閑、壽」三義，宋·陸游晚年稱自己所居之室為「龜堂」，「鼻觀舌根俱得道，悠悠誰識老龜堂」，所指的就是這一件事。《宋書·符瑞誌》云：

靈龜者，神龜也。王者德澤湛清，漁獵山川從時則出。五色鮮明，三百歲游於菹菜之

上，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。知存亡，明於吉凶，禹卑宮室，靈龜見。

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麟鳳龜龍，謂之四靈」。龍、虎、鳳、龜都有它們各自的內涵，且很早就運用於建築裝飾中，但它們又聯在一起成了四神獸或四靈獸，這可能是受到陰陽五行、五色等影響。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有「東宮蒼龍」、「南宮朱鳥」、「參為白虎」、「北宮玄武」的記載。曹植〈神龜賦〉：「嘉四靈之建德，蒼龍蛟於東嶽，白虎嘯於西崗，玄武集於寒門，朱雀栖於南方」，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就成了天上四方星的標記，在其豐富的內涵上，又添上一層神祕的外衣，因而使得以其形象為內容的建築裝飾更具有神聖的意義。於是建築的窗櫺、牆堵、柱礎等處，時時可窺見龜的行跡。

戊、麒麟

龍能變化，鳳能治亂，龜兆吉凶，麟性仁厚，故《春秋左傳》孔穎達指出：「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，神靈之鳥獸，王者之嘉端也」。麒麟在古代為五靈之長，是一種想像的神奇動物，仁慈與吉祥的象徵。在漢朝，形象如鹿，後才演為神獸。《說文》對牠的形容為：「麒麟，仁獸也，麋身、牛尾、一角；麟，大牡鹿也」，與《爾雅·釋獸》的描述大致相同：「麟，麋身，牛尾，一角。猶如麋，善登木」。魏晉南北朝時，始作為帝陵的鎮墓石獸。宋時，則演變為有鱗的類龍形動物，到了元明以及近代依然保持這種型態。今日所見，已分不清雌雄，除了頭上還保留一角外，它的身子、腳爪都接近龍形，通體有鱗，但仍為四足獸，不是像龍那樣的蛇形動物。

由於麒麟「含仁而戴義，不飲滂池，不入坑阱，不行羅網」（《宋書·符瑞誌》），與鳳凰相同，僅出現在仁君執政的太平盛世。如《春秋·哀公》記載：「十有四年，春，西狩獲麟。」《公羊傳》根據這一段文字加以說明：

麟者仁獸也。有王者則至，無王者則不至，……西狩獲麟，孔子

曰：「吾道窮矣！」

「無王者則不至」，又為鄙俗者所擄獲，難怪孔子要感嘆「道窮」。《孟子·公孫丑》也曾以麒麟來比喻孔子：



麒麟，為五靈之長，是一種想像的神奇動物，仁慈與吉祥的象徵。

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這些記載使得麒麟開始有了擬人化的聯想。

杜甫〈徐卿二子歌〉：「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，感應吉夢相追隨。孔子釋氏親抱送，並是天上麒麟兒」，顯示民間已將它融進了佛教故事中「化生兒」等內容，把「麟吐玉書」、「蓮花童子」等，合成了「麒麟送子圖」，以示生育之義。此外，也有與道家信仰結合的「仙人騎麒麟」。除了「麒麟兒」、「麟子鳳雛」，比喻貴族子孫，又有「麟趾」之說，語出《國風·周南·麟之趾》：

麟之趾，振振公子。于嗟麟兮！

麟之定，振振公姓。于嗟麟兮！

麟之角，振振公族。于嗟麟兮！

《詩疏》：「（麟）瑞獸也」，「不履生蟲，不踐生草，不群居，不侶行，不入陷井，不罹羅網，王者至，仁則出」；因此，可用來表彰周文王的子孫知禮行善，後來也轉用來祝賀子孫賢慧。

己、獅

據《爾雅·釋獸》記載：

狻猊，如貓，食虎、豹。（晉·郭璞）注：即師子也，出西域，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犍牛及師子。《穆天子傳》曰：狻猊日走五百里。

此外，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：「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大助，貢奉符拔、獅子。」《續資治通鑑·北宋紀》：「于闐（今新疆和闐一帶，漢西域三十六國之一）進獅子」。由此可知，獅子本出西域諸國，並非中國產物。牠的形貌，以《本草集解》的描繪最為精詳：

狀如虎而小，黃色，亦如金色獾狗，而頭大尾長，亦有青色者，銅頭鐵額，鈎爪鋸牙，弭耳昂鼻，目光如電，有鬐鬃。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，怒則百獸辟易，其乳入牛馬乳中，皆化成水，雖死後，虎、豹不敢食其肉。

以其「怒則百獸辟易」，為百獸之長，古巴比倫、亞述、波斯等，均視獅子為威武勇猛的象徵。在歷代帝王陵墓前，在一系列石人、石獸的行列裡也可以找到石獅的蹤影。



獅子本出西域諸國，為百獸之長，具有承重及驅避邪崇的功能。

隨著佛教東傳的影響，獅子更被視為靈獸、護法的祥物，如《景德傳燈錄》記佛祖誕生時，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作獅子吼，云：天上地下，唯我獨尊」。因「佛為人中獅子，凡所坐若床若地，皆名獅子座」（《智度論》），故儼然具有安定四方之威儀的獅子，其造形理念及象徵意義，也被發揚光大，甚而深入民間，與信仰、習俗相融合。於是，原非中國產物的獅子，漸漸被賦與守護警衛、驅惡辟邪、招祥納福的象徵意涵。匠師們在雕刻石獅時，也常發揮想像力，以諸多裝飾性、象徵性手法，表現出獅子威猛的精神面，因而產生與原貌迥然不同的造型。

今日宮殿、園林、寺廟等大門前左右各一的石獅，即借用它的凶猛形象起著一種象徵性的護衛作用，並以其顯示主人的威勢。左為雄獅，足蹬一繡球，右為母獅，腳按一幼獅，這已成為相當固定的形式了。由於「獅」與「師」同音，大小獅子比喻「太師少師」，有世世代代皆為高官厚祿的寓意。太師少師，為古代官名，據《尚書·周官》記載：

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。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。官不必備，惟其人。少師、少傅、少保曰三孤。貳公弘化，寅亮天地，弼予一人。

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是為三公，乃大官加銜，以示尊寵。太師又稱太子太師，為輔導天子的官。西晉除設三公，還加設太子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合稱三師、三少。

除了作為守護神，石獅還大量地運用在建築裝飾裡。它多出現在過水的墀頭，肩負厝角承重及驅避邪崇的功能，或以「雙獅戲球」的題材出現在窗頭堵，及門樓橫披堵的左右堵面。

庚、象

「象之為獸，形體特詭，身倍數牛，目不逾豨，鼻為口役，望頭若尾」，在商周青銅器中早已出現多種象紋和象器，以作為吉祥嘉瑞的表徵。大象很早就被馴化，能作象舞，是誇耀天下平定、四方來朝的憑物。《爾雅·釋地》形容它：「南方之美者，有梁山之犀象焉」。疏：「犀象二獸，皮、角、牙、骨，材料之美者也」。王充《論衡》則說它會隨著聖人的行跡而出現：「舜葬於蒼梧，象為之耕；禹葬於會稽，鳥為之田」。「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」（《宋書·符瑞誌》）的象，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對它的描述是：「青龍蚺螭與東廂，象輿婉蟬於西清」。「象輿」，就是「瑞應車」。唐·陸龜蒙〈象耕鳥耘辯〉對此有極其精微的描述：

吾觀耕者行端而徐，起撥欲深，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，行必端，履必深，法其端深，故曰象耕。

以石傳情



上：在青銅器中，早已出現多種象紋，以作為吉祥嘉瑞的表徵。

下：鶴，有「一品鳥」之稱，也常被用來比喻修身潔行的賢能之士。

這些都說明了大象「行必端，履必深」，端莊、高尚的品格。由此可見，象耕或象輿，都是君王賢明、政清民和、天下太平的吉祥瑞應。此外，虎、豹、獅、象，在臺灣民間被視為與佛、道淵源深厚的「四獸」。「象」又與「祥」諧音，「太平有象無人識，南陌東阡搗麵香」（陸游），因此，以象背負寶瓶所形成的「太平有象」、「萬象更新」之圖像，皆富有祈求吉祥之美意。

辛、鶴

鶴的文化意蘊是多方面的，「一名仙鳥，羽族之長也。有白、有黃、有玄，亦有灰蒼色者，但世所尚皆白鶴」（《花鏡》）。又有「一品鳥」之稱，地位僅次於「鳳」而居人臣之極，明清官服的補掛紋樣中，文官一品即為仙鶴。

據《花鏡》記載，鶴「行必依洲渚，止必集林上。雌雄相隨，如道士步斗，履其跡則孕，又雄鳴上風，雌鳴下風，以聲交而孕。嘗以夜半鳴，聲唳九霄，音聞數里。有時雌雄對舞，翱翔上下，宛轉跳躍可觀」。《相鶴經》則對鶴的諸多特性加以解說：

鶴者陽鳥也，而游於陽。因金氣、依火精以自養，金數九，火數七，故七年小變，十六年大變，百六十年變止，千六百年形定。體尚潔，故其道色白；聲聞天，故其頭赤；食於水，故其喙長；軒於前，故後指短；棲於陸，故足高而尾凋；翔於雲，故毛豐而肉疏；大喉以吐，故修頸以納新。

色白、頭赤、喙長、指短、足高而尾凋、毛豐而肉疏、修頸而納新的鶴，也常被用以比喻修身潔行而有時譽的賢能之士，如《宋史》：「趙抃號鐵面御口，師蜀以一琴一鶴自隨」。以「一琴一鶴」襯托出趙抃剛直清廉的形象，而形成一個傳統吉祥圖案。

《易·中孚》：「鶴鳴在陰，其子和之」。因此，鶴也可用來代表父子之道。「鶴壽千歲，以極其游」（《淮南子》），鶴為長壽仙禽，七年小變，十六年大變，一百六十年而變止，至一千六百年而形定，故《相鶴經》稱它「壽不可量」。於是在傳統觀念中，「鶴壽」、「鶴齡」變成了祝人長壽的頌詞，甚而不僅取其長壽之喻，也喜其造型之美，常可於廟宇裝飾中窺見它美麗的身影。

壬、鹿

鹿與鶴一樣，也是一種長壽的吉祥仙獸，《抱朴子》中即有「鹿壽千歲，滿五百歲則其色白」的記載。「鹿千年為蒼鹿，又五百年化為白鹿，又五百年化為玄鹿」（《述異記》），它的鳴聲早已是入詩的題材，如《詩·小雅·鹿鳴》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」

鹿，作為長壽康寧的象徵，出現於王者能明惠、行孝道的太平盛世，如《宋書·符瑞誌》記載：「白鹿，王者明惠及下則至」；《宋書·瑞應圖》也記有：「天鹿者，能壽之獸，五色光輝，王者孝道則至」。

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曾記載蒯通的話說：「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」

「鹿」、「祿」音通，所以「鹿」是一個雙關語，兼含「天祿」之「祿」意，故在此是以「鹿」來比喻「帝位」。「祿」，作為民間「福、祿、壽、喜、財」等五福之一，同時也具有官祿之義，作為「加冠晉祿」的標誌，表達人民對官祿順遂、吉祥富貴的祈求。

三、人工性物材類

（一）器物類

器物類題材，廣泛地應用於傳統建築的紋飾之中。一般而言，可分為「日用器物」、「宗教法器」兩大類。前者包括文房器具、貨幣、居家擺設及兵器等，以反映一般人民對雅緻、富裕及書香生活的嚮往之情；後者是指與宗教故事及宗教儀式有關的器物。由於建築裝飾圖案中，有關祈福、壓勝等主題，無不以佛、道兩教思想為依歸；因此，把道家八仙、雜寶及佛家八寶等視為具有法力作用的法器，取來作為裝飾的紋樣，蘊含納福、辟邪之意。



鹿，是一種長壽的吉祥仙獸，是福壽康寧與祿位的象徵。

以石傳情



上：象徵爵位、吉祥的筆筒、毛筆、如意等文房器物。

下：以剔地起突雕刻而成的博古架，常以象徵吉祥、平安、富貴。

1. 日用器物

甲、文房器具

在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下，表現生活情境及文人氣息的器物也獲得一般人民的喜愛，而施之於紋飾之中。除了表達嚮往之情，也期盼子孫能一朝及第，光耀門楣。它們或單獨出現，或與其他題材結合成具有多種象徵意涵的題材，如琴、棋、書、畫組合的「四藝」，象徵知識、修養與安樂的生活；又如筆筒、毛筆、拂塵、香爐、如意、官印等器物，象徵爵位與吉祥。

乙、居家擺飾

最常見的居家擺飾，有瓶、几案、博古架及如意等。古時的瓶，大體有三種，一是汲器，一作炊具，一作酒器，而且大多為銅鑄。如明·陳繼儒《群碎錄》記：「古無磁瓶，皆以銅為主，至唐始尚窯器」。「瓶」諧音「平」，取其「平安」之意。瓶與几案，因諧音「平安」，故常與花卉主題一起出現，常見的組合有「平安富貴」（瓶、案几、牡丹）、「四季平安」（月季、瓶、案几）、「平升三級」（瓶、三支戟）、「玉堂和平」（瓶、玉蘭、海棠）、「歲歲平安」（瓶、爆竹）等。

博古架又稱為百寶架，是古時擺設寶物以供展示的架子，這種置寶的特性在裝飾圖紋中，常被用來擺設收藏具有吉祥意涵的物件，而構成博古圖案，寓意吉祥。最常見者，有博古架、瓶、案几、牡丹、石榴、佛手、壽桃、錢紋等組合，以象徵富貴、長壽、多子多福及財富。它們常見於腰堵石雕，以深浮雕法「剔地起突」，刻出博古架及花瓶等書房擺設，象徵平安吉祥。

如意，因為它的名稱本身就寓含有「心想事成」之意，因此被廣為運用，常見的有瓶、案几、如意等組合，寓有「平安如意」、「事事如意」之意（兩個柿子與如意的圖紋）。關於如意的起源，說法頗不一致，一說朝臣或軍旅的器用，一說如意是隨佛教自印度傳入的佛具之一；再一說是指最普遍的「癢癢撓」，也就是古代的爪杖。清·歷荃《事物異名錄》引《稗史類篇》說：「如意者，古之爪杖也。或用竹木，削作人手指爪，柄可長三尺許。或背脊有癢，手不到，用以爬搔，如人之意。」如意是器物名，原柄端作手指狀，用以搔癢可如人意，故而得名。佛家宣講佛經時，則記經文於上；後來又把柄端改為靈芝形或祥雲形，其柄微曲，寓意吉利，造型十分優美，供玩賞用。

此外，有些器物同時可屬於宗教法器或日用器物，而顯示裝飾圖案來源及意義的多重性。如旗、球、戟、磬等器物，以人物、動物題材搭配，取諧音「祈求吉慶」之吉祥寓意。戟為古代兵器，合戈、矛為一體，《詩經·秦風·無衣》：



旗、球、戟、磬等器物，常搭配以人物、動物等題材，諧音「祈求吉慶」，取其吉祥寓意。

「脩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」。後世以「戟」為官階武勳的象徵，顯貴之家稱作「戟門」或「戟戶」，如高適〈同郭卜題楊主簿新應〉：「向風扃戟戶，當署近棠陽」；又白居易〈裴五〉：「莫怪相逢無笑語，感今思舊戟門前」。作為吉祥物，「戟」自是取了「戟門」或「戟戶」之意；同時，「戟」、「吉」音同而意諧，可以表示吉祥之意。

香爐象徵香火不斷、香火鼎盛，又有一種「螭虎爐」，以數條大小螭龍組成香爐的樣子，更增添神祕、祥瑞的氣氛。《玉篇》：「鼎，所以熟食器也」。《說文》：「鼎，三足，兩耳，和五味之寶器也」。《左傳·宣公三年》：「昔夏之方有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為之備，使民知神、姦」。自此，鼎成為鎮國之寶、傳器，為國家主權、版圖等的象徵。

拂塵（塵尾）約起於東漢，是名士執塵清淡的風氣，以後相沿成俗，成為名流雅器。拂塵是佛教用語，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，它也是神仙手中具有神威的寶物。

樂器也是吉祥圖案的元素，由樂音的享受聯想到一種吉祥的氣氛，鐘、笙、鼓、磬為「四音」，即「鐘生鼓慶」。鐘、磬、琴、簫、笙、壎、鼓、祝，為「八音」，是樂器的統稱，分別代表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皮、木，由完整的禮樂感染吉祥喜慶、美好光明的氣氛。此外，八音也是佛家語，形容佛法的尊嚴、廣大、智慧、深遠、明徹、無盡、悟性。



香爐，象徵綿延不斷的香火，是國之重寶。

2. 宗教法器

宗教法器在題材的表現上，並沒有特別表現出佛教的內容，反而多表現出福、祿、壽、喜等民間常見的吉祥如意等題材。探究其因，可能是這類題材具有更多的民俗性，而石雕師傅對民間傳統題材遠比對佛教知識熟悉，因此，能得心應手地創作出許多生動的形象，具有親近感和教化的意義。

甲、暗八仙

「暗八仙」也稱「暗八寶」，是指八仙手持的法器，因而具有辟邪、納福的功能，分別為李鐵拐的葫蘆、漢鍾離（或鍾離權）的還魂扇、張果老的魚鼓、何仙姑的荷花（或靈芝）、藍采和的花籃、呂洞賓的寶劍（或拂塵）、韓湘子的簫（或橫笛）及曹國舅的陰陽板等。常以個別方式出現在門框、窗框、匾額框、柱礎等部位，多作為陪襯之用。莊伯和《臺灣民間吉祥圖案》將八仙、暗八仙及其坐騎的關係，整理如下表：

| 人物 | 漢鍾離 | 李鐵拐 | 呂洞賓 | 張果老 | 曹國舅 | 何仙姑 | 韓湘子 | 藍采和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暗八仙 | 還魂扇 (芭蕉扇) | 葫蘆 | 寶劍 | 魚鼓 | 陰陽板 (響皮) | 蓮蓬 (蓮花) | 笛子 (簫) | 花籃 |
| 坐騎 | 麒麟 狻猊 | 虎 | 馬、狻猊 象 | 驢 | 馬、象 | 鹿 | 麒麟 牛 | 獨角獸 |

相傳葫蘆盛藥存五福，能普救眾生；劍透寒光，能威鎮群魔；玲瓏寶扇，能起死回生；魚鼓傳梵音，能星相卦卜、靈驗生命；紫簫吹度，有妙音繚繞、萬物生靈之能；拍板和聲，有神鳴之效；花籃盡蓄神花異果，能廣通神明；荷花潔淨不染塵，可修身禪靜。其中，葫蘆諧音「福祿」，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宗教法器。



拂塵，是神仙手中具有神威的寶物，常與唸珠等法器一起出現。笙，則常用來製造吉祥喜慶，或形容佛法的深廣、尊嚴。



《古今注》：「盤古夫妻，陰陽之始也」，「生物始於盤古，天地萬物之祖也」。因此，相傳盤古即「匏瓠」，也就是葫蘆。聞一多《伏羲考·伏羲與葫蘆》認為「伏羲是葫蘆的化身」，也有其他學者以為葫蘆是伏羲、女媧的共同體，葫蘆成為中華民族始祖的象徵。至於民間所雕的葫蘆，則是取其多子的喻意，以作為生命母體的象徵。

葫蘆的功用廣大，《本草綱目·壺蘆》就說：

壺瓠之屬，既可烹曬，又可為器，大者可為壺盎，小者可為瓠樽，為腰舟可以浮水，為笙可以奏樂，膚瓠可以養豕，犀可以澆濁，其利博矣。

具有食用、藥用、做農具及日常用具，在祭祀時又被做為樂器和禮器，渡河時做舟船，在人民生活中具有多種實際的功能效用，所以自古即有葫蘆信仰的民俗。如《詩經·小雅·瓠葉》：

幡幡瓠葉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嘗之。

又如《論語·陽貨》：

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。

都可以說明從古至今，葫蘆是人們日常的食物。古代以葫蘆作禮器，而且是主男女結婚、夫婦之始的禮器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

器用陶匏，尚禮然也，三王作牢用陶匏。

鄭玄注：「此謂太禮器也」，「太古之器，重夫婦之始也」。故《禮記·昏義》：「共牢而食，合盥而醕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。」孔穎達疏：

盥謂半瓢，以一瓢分為兩瓢，謂之盥，胥之與婦，各執一片以盥，故云合盥而醕。

至今仍以「合盥」象徵夫婦好合，這是因為古人以匏為天地之象徵，天地渾沌有如葫蘆，如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」。破匏為二，象徵由渾沌而分天地，而有陰陽、男女、夫婦。因此，王孝廉《中國的神話故事》指出，亞洲許多民族都有關於葫蘆的神話。

乙、佛家八寶

佛家八寶，如佛教中八種具有法力的法器，如法螺（寶螺）、法輪（寶輪）、寶傘（勝利幢）、白蓋（華蓋）、蓮花、寶瓶、金魚（雙魚）、盤長（吉祥結）等是明清之際由喇嘛教傳入，表現佛教吉祥觀。據《北京雍和宮法器說明冊》記載：

法螺：佛說具菩薩果妙音吉祥之謂。

法輪：佛說大法圓轉萬劫不息之謂。

寶傘：佛說張弛自如曲覆眾生之謂。

白蓋：佛說遍覆三千淨一切樂之謂。

蓮花：佛說出五濁世無所染著之謂。

寶瓶：佛說智福圓滿具完無漏之謂。

金魚：佛說堅固活潑解脫壞劫之謂。

盤長：佛說迴環貫徹一切通明之謂。



上：具有辟邪、納福等功能的芭蕉寶扇，繫以綬帶，造型可喜。

下：葫蘆的功用廣大，所以先民有葫蘆信仰的民俗。

以石傳情



上：犀角象徵幸福、勝利，是道教的「雜八寶」之一。

下：書本是智慧的象徵，羽扇也具有辟邪、納福之寓意，綬帶又有長壽之象徵。

八件寶物中，法螺為第一品，乃妙音吉祥，又統稱「八吉祥」；第八品為盤長，回環貫徹，謂八吉，也代表八寶，簡稱：「螺輪傘蓋，花罐魚長」，有連綿不斷、長久不斷之意，有時也簡化為抽象圖案，作四方連續之構圖，作為壁堵之雕飾，稱為「卍字盤長堵」，為佛家之符號。不但反映傳統吉慶有餘、招財納福的內容，也表現了崇佛思想。它常以襯托性形態出現在門框、窗框、匾額框邊，作為陪襯的角色。

丙、道教雜八寶

道教的「雜八寶」，種類繁多，是珠、錢、磬、祥雲、方勝、犀角杯、書、畫、紅葉、艾草、蕉葉、鼎、靈芝、元寶、錠、羽扇等雜寶中，隨意選取八種的組合，以作為祈禱吉祥幸福的象徵。寶珠象徵熱烈光明，真珠為月之精、女性美之象徵，方勝比作連續不斷，磬是樂器，以示喜慶；犀角象徵幸福、勝利，金錢象徵富有，菱鏡以示美好；書本是智慧的象徵，艾葉可驅邪。

貨幣是財富的象徵，自古以來即受世人所喜愛，如蝙蝠與古錢，寓「福在眼前」。藉由讀書可求得功名，故書卷被視為「福」、「祿」之象徵，後引為道教之圖飾。劍與犀牛角，為道教祭祀儀式中驅除惡魔的法器，因此被取為裝飾的紋樣，作為驅魔辟邪之壓勝物。每一件器物都繫以綬帶出現，「綬」與「壽」同音，有長壽之象徵，且綬帶在民間傳說中，視為縛綁惡魔、避邪禦凶的法物，所以在器物中常配以綬帶，使其辟邪之法力更增強。

(二) 文字類

中國文字起源於象形，因此常被視為造型藝術的一環；此外，又具有或形聲、或會意、或指事的特質，同時兼具形音義，因而也成為一種特殊的裝飾題材。若依其性質、意義，大致可區分為兩類：一為頌德教化的書法式文字，一為祈福納祥的圖案化文字。前者的使用，大致以石柱的楹聯雕刻為主，形式較為固定。後者則偏重於視覺性的裝飾效果，運用較為自由、廣泛，形式富於變化；若依其造型變化，又可分為單字圖案化的表意文字與抽象化的圖案裝飾文字。

「頌德教化」的書法文字，大致以碑、匾、聯為主，多出現在門聯、牆堵上，其功能不外正名、詮釋、紀念（頌恩）、詩情、吉祥、祈願等。屬於此類型的文字，大致以文學形式的轉化出現，先由文人雅士撰寫吉祥的詩詞章句，然後配合地方士紳的書法表現，再刻於石柱上。其字體變化，包含了篆、隸、行、楷、草，草書狂放，篆隸端雅，不僅達到了歌頌神明恩德和勸化世人的功能，更可兼及書法造型及藝術變化的表現。



「祈福納祥」的圖案文字，大都藉其圖案化的造型，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，表達了祈福納祥的象徵寓意。其裝飾效果較頌德教化的書法式文字顯著，內容則僅限於表達吉祥的象徵。

單字圖案化的表意文字，是藉由字體的造型變化以產生裝飾效果，但仍保有原來的意義。圖案化的文字字體，包括篆、隸、行、楷、草，形式則以圓形、方形最常見。圓形的形式本身即已傳達了圓滿、團圓之意，又稱「團字」，以「福」、「囍」、「壽」等字最常見，稱為「團福」、「團壽」，道盡了先民的所祈所願。這種多形幾何化的處理方式，有時也用於其它類型的裝飾圖案，如以龍身盤成圓形或方形的「團龍」、「拐子龍」等。

抽象化的圖案裝飾文字，即簡化字體的文字圖案，其內容意義的表達，不以單獨的文字表現，而以整體的呈現為主，它在視覺上的裝飾效果，已超過了內容上的象徵意義。有些可以作單獨的圖案裝飾，但大部分都是以構成單元組成連續圖案的方式出現，作為襯托的底紋，或作為主圖案的邊框、收頭，如「卍字盤長」、「曲水卍字」、「回回錦」、「雷紋」等紋樣。其中，以「卍」字最常見。

唐·慧苑《華嚴音義》：「卍本非漢字，周長壽二年，權制此文，音之為萬，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。」「卍」既得「萬」字音，又有吉祥意，自是裝飾中重要的內容。大部分是以單字為構成單元，以四方連續的方式構成整體畫面，這種作法稱為「萬字不斷線」、「萬字不到頭」。依其構成單元的形態可分為正放與斜放二式，正放的形式常會在字與字間的空白部分插入班芝花，除本身「連綿不斷」的寓意外，也多添加了「四方如意」之寓意。

壽與長壽相連，自有吉祥之意，為裝飾所喜用，但壽字筆畫多，不易表現，於是被簡化為一個「耑」形圖案，保留壽意又兼得形式之美，成了裝飾中常用的主題。

- 左：出現在牆堵上的書法文字，搭配多變的字體，兼具藝術與教化的功能。
- 中：文字圖案化、抽象化，以產生視覺上的裝飾效果。
- 右：「卍」字，是佛家的符號，反映了吉慶有餘與崇佛思想。



上：將複雜的軀體加以單純化而成的拐子龍，呈首尾相連的連鎖狀，具有「長久不斷」之寓意。

下：抽象植物圖紋，具有綿延不斷、生命旺盛之吉祥象徵。

（三）抽象圖紋類

自然圖紋是將自然界中的現象，以簡化或抽象化的方式所得到的圖樣，而且都是初民觀察自然界現象的最原始圖像記錄。其中有一部分，因為與文化及宗教上的觀念相結合，而附加了另一層象徵上的意涵。

1. 植物圖紋類

由於人類具有簡化事物的能力，面對複雜的外界時，總以簡化的方式去描述或再現它，因此形成了所謂的「抽象藝術」（Abstract Art）。也就是將自然的外貌約減為簡單的形象，消除事物的殊相與偶然變貌，而捕捉最根本的形象，以呈現事物的共同特徵。

當農業有了巨大發展的時候，就出現了植物紋樣，如廟底溝遺址中，就有了豐富的花卉圖案，但由於誇張與抽象的意味很濃，並與幾何紋混合在一起構成圖案，因此，很難說出具體的名稱。抽象植物圖紋，就是將具象的花草形態加以簡化、抽象化而成的圖案造型，最常見的是傳統唐草圖案。「唐草」，就是「蔓草」，其造型通常是按照蔓生植物的成長狀態構成，以波狀、蔓延、曲捲為特色，首尾相連，帶有優美的律動，適於作邊框、收頭的紋飾。其原形包括各種藤蘿，如常春藤、扶芳藤、忍冬、爬山虎、凌霄、葡萄、水藻、西番蓮、捲草、大葉草、蓮瓣紋等。蔓草大都是隨佛教從西域傳入，因而帶有濃厚的西亞、印度風格。

這些植物或具有凌冬不凋的特性，或具有向上攀爬的特性，蔓草既是由這些植物形象簡化而來，自然也具備了綿延不斷、生命旺盛之吉祥象徵；加上「蔓」諧音「萬」，「蔓帶」又寓有「萬代」之意。如忍冬紋樣，早存在漢代建築裝飾之中，因其寒冬不凋而得名，常作為邊框之雕飾，以喻「連綿長久」。日據後，受到西洋建築的影響，忍冬葉更作為廟宇柱頭的雕飾。此外，截取花卉的一枝或一部分以作為裝飾圖紋的「折枝花」，也常出現於邊框，其形式有寫實的，也有作抽象之曲線變化者。

在應用上，可單獨使用，也常以二方或四方連續的方式構圖，或以單獨S形構圖出現，或以S形構圖為基本單元作二方連續，後者因其首尾相連的特性，經常與牡丹一同出現，寓意「富貴綿延」。水藻更具有「防火鎮災」之意，大多作為背景的填補，或作為主要紋飾之搭配，或作為邊框、收頭之用，藉以強調整體的意義及效果。

2. 動物圖紋

抽象動物圖紋的形式，主要來自動物形態的簡化，或採用動物的部分特徵予以

抽象而成。前者如拐子龍系列的螭虎、夔龍等，後者則以龜殼紋為代表。拐子龍是將龍複雜的軀體加以單純化而成，其形象呈首尾相連的連鎖狀，具有「長久不斷」之寓意，依構造的方式可分為「軟團」（草仔虎）及「硬團」（屈曲虎）兩種。「軟團」的頭為簡化之龍頭，身體則以線條作曲形的轉折變化，首尾相連，構成龍的造型；後者以直角的「屈曲」（回紋）線條轉折連接構成，故又稱屈曲虎。一般匠師都把「拐子龍」稱為「螭虎」，《廣雅·釋螭》道：「龍無角曰螭，龍子也」，「螭似虎有鱗」；雖名為螭虎，實是龍之一種。

螭虎圖案常出現於「螭虎爐堵」、「螭虎堵」（螭虎窗）、「櫃臺腳」（馬臺腳）等位置，「螭虎爐堵」常雕飾於三川殿牌樓面或廊牆上，採對稱之構圖，以左右兩隻或四隻螭虎圍繞成一個鼎爐狀（或寶瓶狀），四角並配以蝙蝠紋飾，形成「螭虎團爐」，以作「平安納福」、「驅邪避祟」之象徵。「螭虎堵」常雕於三川殿的窗堵或身堵，構圖類似於「螭虎爐堵」，在對稱之中間則作成如意或磬的造型，以象徵「辟邪長壽」、「吉慶如意」。若以螭虎作櫃臺腳之雕飾，則常以「螭虎吞腳」的形式出現。

3. 幾何圖紋

幾何圖紋的來源有二，一是人類的創造，二是人類觀察大自然後加以簡化的結果。矩形、圓形以及菱形等樣式，可說是造型藝術最原始的形式原理，這種形式原理最常應用在陶器上。彩陶器物上的紋樣極為豐富，多數是形式多變的幾何紋樣，如指紋、雷紋、縫紉紋、鋸齒紋、螺紋、席紋、方格紋、網紋、三角紋、連珠紋、垂珠紋、帶紋、圓圈紋等，既有條理性，又有節奏感。它們多是運用線的粗細、長短、曲折、橫豎、交叉等形式，按照美的法則組合而成。這是先民在實際工作中，對客觀實物圖形的簡縮與再現，是對現實生活的曲折反映。

如指紋、雷紋的雛形，郭鼎堂〈彝器形象學試探〉便認為「雷紋者，余意蓋脫胎於指紋，古者陶器以手製，其上多有指紋，其後仿刻之而成雷紋也」。人們對於客觀事物，如水、火、太陽、月亮、山石等，經過千萬次的觀察、接觸與改造，對形體有了基礎的認識，才有可能在藝術的創作中再現它。根據用途和器物部位的特徵，從一定形式原理出發，創造了連續紋樣、單獨紋樣、適合紋樣等。尤其是二方連續紋樣應用最多，因為二方連續具有重複、條理、節奏等美的形式。

這是原始社會的人們在掌握了類型化的美的形式基礎上，進一步發展起來的。四方連續，說明了統一性的美得到了更高度的發展。它的構成，多應用對比、對稱、規則、變化、虛實的手法，來顯示完整的形式美，樸素，真實又動人。



以螭虎作為櫃臺腳的雕飾，具有「平安納福」、「驅邪避祟」之象徵。

以石傳情



上：出現在龍柱底部的波浪水紋，寓有「防火鎮災」之意。
下：旻胥龍山寺左護室的方勝盤長窗，造型富麗，引人入勝。

幾何紋樣的處理，可看出作者對客觀事物有著深刻的理解和體會，它通過集中、概括等藝術加工而來，因此在最基本的「點」、「線」素材的處理方法上，十分成功。善於掌握大小、黑白、疏密的對稱和襯托的關係，使紋飾和空間的賓主關係十分鮮明。再加上粗細線條的穿插排列，就顯得更加富有變化。在線條處理上，除了運用寬窄疏密，又表現出有節奏的運動感，掌握了統一與變化的裝飾原則。

自然圖紋，則以雲紋、水紋、回紋等最常見。在佛道思想的影響下，雲紋常是仙氣及吉祥的象徵，獨具煙雲縹緲、飄浮幻化的視覺效果，常以流雲或雲斗等形態出現。它除了成為天上仙界的象徵，又衍化為仙人的配駕，故雲紋常與山水或其他主題結合，屬於陪襯性質的圖紋，用來區別畫面空間的遠近作為補白以平衡畫面。秦漢時期，出現了一種雲氣紋，其特點是以線為主，表現天上飄忽不定的雲氣；線紋可長可短，長者縈繞波動組成邊飾，短者密布畫面組成各種形式的裝飾空間，創造了縈迴盤繞、瀟灑飄逸的裝飾紋樣風格。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，龍嘯氣而成雲，雲紋若與仙鶴或蝙蝠搭配成「鶴雲」、「蝠雲」之主題，可因諧音而有「好運」、「福運」之吉祥象徵。

至於水紋的紋樣變化，有波浪、海濤、潮、瀛等，大體而言，均以波浪的曲線變化為主，而且多作為水族類（魚蝦）或與水相關的故事性題材的背景（如八仙過海），龍柱底部也常有波浪水紋出現，並且在柱礎部分搭配各種水族類。

回紋則是由陶器或青銅器上的雷紋演化而來，其特徵是以90度直角相交回轉構成，故稱之為「屈曲卍字」，其形體有二，一為單體，二為二方連續，可自由轉折、重覆，富於變化性，常作為主要圖案的邊框雕飾。至於方勝盤長窗，是以方勝相套相連，旁刻「卍」字紋，四角各雕蝴蝶，紋飾富麗，寓意「綿綿萬代」。

4. 八卦圖紋

幾何紋樣，也可分為自然幾何紋與人工幾何紋。前者，如將菊花花瓣加以簡化成為菊瓣紋，將水浪線條簡化為波浪紋，將魚形簡化為菱紋，或將夔龍簡化為夔紋等。後者，則出自於人類的巧思設計，如以象徵陰陽的長短線條加以組合成為八卦紋。八卦紋分別指「乾（天）☰」與「坤（地）☷」、「震（雷）☳」與「艮（山）☶」、「離（火）☲」與「坎（水）☵」、「兌（澤）☱」與「巽

（風）☱」。《周易·繫辭下》說明八卦產生的源由：
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

八卦符號包含著豐富的對待統一、秩序變化、和諧的哲學思想，民間則認為蘊藏在八卦內的陰陽自然法則能帶來吉祥好運，能驅邪逐魔，因此八卦符號始終和太極圖像連在一起，成為最祥瑞的圖式。如艋舺龍山寺三川殿正門兩側回文座上的花瓶，即各印有上「天（☰）」下「火（☲）」〈同人〉卦、上「地（☷）」下「水（☵）」〈師〉卦、上「雷（☳）」下「風（☴）」〈恆〉卦、上「山（☶）」下「澤（☱）」〈損〉卦等圖紋，以象徵「君子以類族辨物」、「君子以容民畜眾」、「君子以立不易方」、「君子以懲忿窒欲」之意。

四、角色性人物類

角色性人物類在建築裝飾的運用上，常常蘊涵著祈福、驅邪、勸誡、教化之意；石雕師傅也多是從人們所熟悉的神話傳說、民間故事及歷史典故等題材中汲取創作的靈感。凡是表達忠、孝、節、義或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等道德題材，都成為表現的重點，令信徒在欣賞之餘，也能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。

龍山寺後殿壁堵上刻有「紅毛番騎象吹法螺」石雕，兩旁配以花瓶堵，雕工生動，表示有請洋人看守廟堂，以反映出中西接觸初期，民間對外人不滿的心情，也寓有「吉祥有聲報平安」之意。也有安排於墀頭位置，雕出小人在兩個角上半蹲，以頭扛著上枋，全身作用力狀，從體態到身上的肌肉無不表現出身負重擔的神態，稱為「憨番扛廟角」。李乾朗《臺閩地區古蹟巡禮》指出這是受外來文化之實質影響，以及一種排外心理的暗示，它實為一種兼具時代意義與建築機能象徵雙重意涵的裝飾，以番人作為抬重之造型，以示懲罰。



花瓶上印有八卦圖紋，能驅邪逐魔，又能帶來吉祥好運。

以石傳情



「憨番扛廟角」，是受外來文化影響，以及一種排外心理的暗示。

「福仙」又稱「福神」或「福星」，為職掌禍福、致人以福之神。常見的福仙造型為留鬍子戴官帽著官袍手持如意之文官，有時則見展開「天官賜福」之書軸的圖像。「祿仙」又名「祿星」，為官祿的象徵。祿仙原為一司官職祿位的星宿，後逐漸人神化，而附會為張仙。祿仙造型為一員外郎，留鬍子，戴帽，手中捧小孩，其旁常有馴鹿相伴。「壽仙」又名「壽星」，為長壽的象徵，與祿仙相同，本為星辰，後來才逐漸擬人化，以老神仙的形態出現。「壽星」造型為長鬍高額，手持蟠桃或如意（靈芝）、手杖，有時有仙鶴隨行。

正殿的迴廊左右各有一扇八卦石雕窗，四角浮雕著四隻蝙蝠，窗內再由四隻螭虎團成中央圓圈，刻畫著「麻姑獻瑞」、「松鶴仙翁」圖。麻姑相傳是西王母眾多仙女中之翹楚，民間常以之作為婦女祝壽的裝飾題材。相傳三月三日西王母壽辰時，麻姑在絳珠河畔以靈芝釀酒獻王母，麻姑既為仙女，又有獻壽之舉，後世也常用來祝壽。其造型為手持花籃（或靈芝），旁有白鹿相隨。

此外，左右護室壁正上也雕有仙翁、達摩、長眉和尚、搔耳和尚、伏虎羅漢等仙佛類人物。後殿「郊遊紀趣圖」人物柱，其間騎馬者、繫鞋者、脫下斗笠者、張口長嘯者、掏耳者、撚鼻者、搔背者、伸腰者，動作逼真而輕鬆有趣，反映出千樣而百態的人生真況。



後殿「郊遊紀趣圖」柱上，張口長嘯者、掏耳者，反應了千樣而百態的人物形象。

